

社會科學常識叢刊

第九種

革命論之基礎知識

陶希聖著



新生命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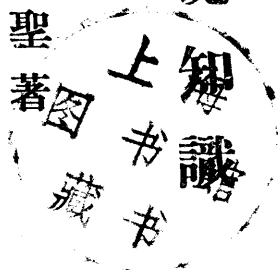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2 9343B

社會科學常識叢刊第九種

革命論之基礎

陶希聖著



序言

一 因本書預定之執筆者臨時辭卸預約之故，我既爲本叢書主編之一，遂受薩周兩先生之督促，倉促起草。其中羅列之材料以及羅列之方法，皆未經詳定審思。

二 在執筆之初，本欲簡單敘述重要之革命史，然徒記事實，不足以指出革命之社會的原因。若詳述社會原因，決非五萬言之本書所能勝任。故決定作成如此之概論，或可助讀者對於革命史之觀察力。

三 社會現象所以較自然現象難於觀察者，非因其無因果法則。社會現象本有因果法則存其間。所難者，世界史上足資比較研究之社會現象太少，不易抽

出此因果法則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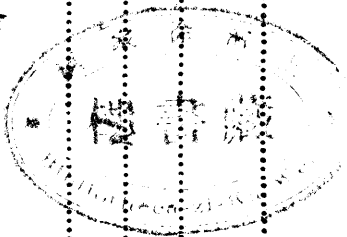
四 然而革命之社會現象在無數社會現象之中，可資比較者又稍多。各國之革命顯有共同之點。其一為古代革命之直接變質；其二為現代革命中社會階級的推移，由民主革命轉化為社會革命。

五 闡明此共同之點，實為飽含興趣之大事業。惜著者寡聞，不足以當之。

一九二九年除夕，上海。

革命論之基礎知識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一 革命的意義·····	一
二 革命的發生·····	一〇
三 革命的發展——兩條路線·····	一六
第二章 前資本主義社會之革命·····	二五
一 社會身分的構成·····	二五
二 社會身分的封鎖與鬥爭·····	二八
三 革命集團的特質與變質·····	三六



四 封建制度及其崩壞…………… 四九

五 農民戰爭…………… 五二

a 身分鬥爭及宗族鬥爭——b 向經濟鬥爭之轉化——c 指導及組織之缺乏——

d 農民戰爭的構成者及同盟者——e 農民戰爭中的階級推移

第三章 資本主義社會之革命…………… 七三

一 鬥爭的社會階級之出現…………… 七三

二 資產階級革命中之三個勢力…………… 七六

三 革命之初起…………… 七七

四 革命之發展——民衆之推進…………… 八一

五 革命階級之分裂——急進派之進取…………… 八五

六 急進派之執權——革命之轉化…………… 九三

七 革命之衰落——保守派之復起…………… 九九

八 民族革命…………… 一〇四

第四章 中國之革命…………… 一〇九

一 前資本主義時期之革命…………… 一〇九

a 此時期革命之特徵——b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變更——c 中國古代的社會

——d 秦漢之轉變——e 王莽之改制——f 豪族政權之再建——g 三

種變更之同一結果——h 農民戰爭之特點——i 民族革命的方式

二 資本主義時期之革命…………… 一三九

a 此時期革命之特徵——b 社會之轉變——c 太平天國之革命——d 辛亥革命

革命論之基礎知識



革命論之基礎知識

第一章 總論

一 革命的意義

在革命以前，如中國「天王聖明」的君主垂拱時代及歐洲基督教會統治時代，革命是犯法的暴動行爲，是大逆不道。致力於革命的少數人被認爲「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被認爲「寇」。

在革命潮流高漲時期，革命已將數千年深植根抵的舊制推翻，革命已成確定不移的事實，則最頑舊的保守派與最熱烈的改良派也不敢在文字上對革命予以公然的攻擊。(一)

在革命潮流衰落以後，國家政權是革命所樹立，於革命有其根源。革命的權利已成爲國家所賴以成立的歷史的權利。(二)但是依革命以獲得政權的統治階級或明白禁止使用革命的名詞，(三)或曲解革命主義並模糊革命的觀念，又或藉科學的法則，反對突變說而主張漸進論，(四)以爲革命實破壞進化的法則，斷不容其再興。

於此革命潮流漲落之間，革命領袖及少數革命分子，常隨其所領導所代表的社會階級在革命過程中之起落，而有波盪不平的命運。一七九三年受法國的 *sans-culottes* 崇拜的馬拉 (Marat) 到一七九五年他的屍身卻隨 *sans-culottes* 的失敗，爲資產階級拋棄於荒塚。如果革命階級已成了確定不移的社會勢力，雖經失敗，而反動的統治階級對於代表此確定勢力的領袖及主義，在其生前固予以打擊，加以銼折，而於其死後則不去拋棄，不去侮蔑，卻用割裂附會的手段，消滅其革命性，然後加以尊崇，使他變做無害的聖哲。(五)

(1) Kropotkin,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Vanguard, Vol. I, p. 3.

(11) Die Klassen Kämpfe in Frankreich 日譯本二九頁

(三) 法國大革命失敗後，繼以白色恐怖，於一七九五年六月十二日，反動政府竟禁止公文用

「革命」的字樣。(Louis R. Gottschalk, The Era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271.)

(四) 考茨基社會革命論，薩孟武譯，八頁。

(五) State and Revolution, Vanguard, p. 113.

所以革命理論是階級的理论。革命的意義，隨時隨地隨人而紛歧。最簡單的說，革命依其拉丁文 (Nouveau) 的本意，是「新的事物」的意義，是指變更而言。革命不是暴動、殺戮、恐怖，而是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一系的變更。

然而革命不是單純的變更。在「革命權已在大眾的意識牢固的深植根基」之時，反革命者常在革命的名義之下，爭奪官僚組織與常備軍隊，他以為

統治者的變更便是革命。統治者的變更雖最易觸吾人的眼簾，但是在革命的發展以至降落之交，皆有統治者的變更。由查理第一至克倫威爾的專政，更至於查理二世的登位；由布爾崩王朝至基隆黨的當權，更至於羅伯斯比之獨裁，以及拿破崙的執政；由尼哥拉第二至克倫斯基政府，更至於列寧的突起；這都是統治者的變更，但是其中有革命反革命的區別。誰都記得南京臨時政府變更為北京袁世凱政府的時候，辛亥革命便歸衰落。

革命不是單純的統治者變更。由這一個社會形式向於另一個社會形式的轉變，才是革命。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是封建商業王國轉變為資本家社會的樞機。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大革命是封建資本帝制轉變為社會主義過渡形式的過程。社會構造，在革命之中，有急劇的變更。一六四八年與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不復是英國和法國的革命而是歐洲的革命。牠們不復是社會之特定階級向於舊政治秩序的勝利；牠們是新歐社會政治秩序的宣布。在其中，資產階級是勝利

了，但牠的勝利在當時是一種新社會制度的勝利，是資本家財產向封建財產的勝利，是民族向部落主義的勝利，是競爭向行會的勝利，是均分對長子繼承的勝利，是土地所有者向土地對其所有者的支配之勝利，是勤勉向貴族游惰的勝利，是資產階級的正義向中世特權的勝利。」(七)所以法國革命著者馬迪野氏於其作品的開端便指出：

嚴正意義的革命，不止於政治形式及統治者的變更，並且變更制度，從一階級移轉財產於另一階級。(八)

(六) Die Klassen Kämpfe in Frankreich 日譯本二九頁

(七) Aus dem hierarchischen Nachlass, Vol. III, Stuttgart 1920, pp. 11, 212.

(八) Albert Mathiez,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 by C. A. Philips, New York 19

28, p. 1.

財產的移轉，不盡須經革命。在資本主義發展之際，依於資本之蓄積與集

中，小農民與手工業者日益陷於破產，而其財產皆移轉於資本家。這生產手段徐徐的集中，使資本主義社會形式之內不斷的發生變化；由商業資本主義至工業資本主義，更進為金融資本主義。然而其間的變更，決不須經革命，也決不能叫做革命。這是因為什麼呢？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財產關係，沒有變更。因此而社會形式沒有轉變。資本主義社會基本財產關係是什麼呢？「指示整個社會構造的祕密，指示整個社會構造的隱蔽的根基，因之遂指示主權者與臣屬者間的關係之政治形式——簡言之，即與之相應的國家形式者，常為生產條件所有人與直接生產者之間的直接關係。」（九）換句話說，生產手段所有人與直接生產者的關係，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的財產關係。這種財產關係沒有變更，則其餘的一切變化，都不致發生革命。

所以，在同一社會形式以內的財產關係徐徐的變更，只是進化；到了社會的基本財產關係必須變更，始生革命。

(九) K. Marx, Capital, Vol. III, Chicago 1909, p. 919.

社會的基本的財產關係，例如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手段之階級的所有，是該社會當時政治法律以及宗教倫理所重重保障的。該社會當時的統治階級竭其全力以護持這種財產關係，一有變更，則他們便全體淪於破滅。封建財產一落到農民之手，則法國的貴族只有貧困和亡命。在墨西哥土地問題還沒有確定解決以前，一切革命者都明知戰爭必當繼續。(十) 因為要從一階級移轉財產於另一階級，必須破壞保護舊日財產關係的政治權力，而革命階級必須建立政權，利用政權以移轉財產，或改革財產關係。所以反革命階級用種種方法以保持政權，革命階級也用種種方法從事於政權之破壞與創造，雙方皆即令訴諸戰爭亦所不恤。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切革命都是廢止特定的階級統治而建立別個階級統治。(十一)

在這個意義上，一切革命都是政治革命。而自財產關係之變更來說，一切

革命又都是社會革命。

(十) E. Tannenbaum, *The Mexican Agrari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29, p. 177.

(十一) *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日譯本八頁

統治階級用以保障社會的基本財產關係之政治組織與法律制度，是以強制力即暴力實施於直接生產民衆之上的。「國家是武力造成的團體。」(十二)歐洲中世依征服而為封建諸侯及國王的外來種族，中國古來依征服而建立王朝的外來民族及依戰爭而起為帝室的軍事集團，都是以暴力取得經濟的剝削組織，並以暴力維持之。法國革命的時期，中間階級於驅逐貴族之後，便以其軍隊向於貧苦民衆在「秩序」的口號之下反攻。所以：「暴力實促成世界上一切權力之出生，無論其有何性質及取何形式。」(十三)權力既已出生之後，便主張其為合法，確認其為正統。所以：「政治的合法主義之第一特徵便是否認暴力為權力的來源，而賦之以一個道德的觀念，一個道德的勢力，——正義、權利、理

性。」(十四)

從來的統治階級既都是以暴力建立其權力，則從來在政治上經濟上被治的階級要奪取這個權力，當然有運用強制力即暴力的必要，換句話說，有改變政治組織及確立法律制度的必要。「革命階級不能夠遲延不能夠和舊秩序客氣；反之，牠的工作是破壞與創造 牠必須攜來新法律觀念、新法律關係與形式，以與革命所創造的新經濟生活相適應。革命階級自己的內部亦含有新法律意識與新善惡觀念。革命在事實上是反對舊法律的法律，是民衆對於可憎的舊特權階級的羣衆裁判行爲。」(十五)

所以表現為政治組織及法律制度的暴力，是革命所必有的。反之，「使用暴力的特殊形式，如市街戰大屠殺等，不是革命所必需。這都是由於特別原因而發生，與革命不是必然相伴，卻時與改良相伴。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七日，法國第三階級的代表組織國民議會，在外形上雖然沒有暴力行爲，卻不失為一種

革命；反之，一七七四年及一七七五年的大暴動，則不過欲變更麵包稅以防止麵包價格的騰貴，並沒有革命的目的。」（十六）

（十二）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第一講

（十三）Guizot'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tr. by G. W. Knight, New

York, 1926, p. 68.

（十四）Ibid, p. 69.

（十五）J. Mavo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Y. 1928, p. 274

（十六）薩譯社會革命論三頁

二 革命的發生

每個人都知道，在有革命的震動之處，必伏有社會的欲望，爲陳腐的制度所遏抑而不得滿足。這種欲望也許還沒有很強烈很普遍的感覺，不足以保證其

立即成功；但是每次強暴壓制的企圖，皆將使牠愈益強烈，直到牠破壞牠的障礙爲止。(一)

在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社會生產的發達有三個主要的障礙：第一是土地之封建所有權；第二是新興工業的行會制；第三是商業獨占，以無數的法律限制而維持。領主的所有權加無數的賦役於貧苦農民，大多數的農民，須納「饑餓的地租」；同時工業的國內市場受有極端的限制。工業要想發達，封建財產法必須首先破除。在英國：「地租初爲競爭的地租，乃迅速化爲饑餓地租。饑餓地租是只留下不夠的生活資料於農民，其結果使他既不能儲蓄又不能從事改良之地租。」(二)在法國，革命之前，「民衆呻吟於國家所課的賦稅，貴族所徵收的地租與捐納，僧侶所需求的十一稅，以及三者所同徵的強制徭役之下。全人口皆夷爲乞丐，流散於路衢者，每省有五千或一萬二萬之男女及小兒。在一七七七年，依官廳報告有一、一〇〇、〇〇〇之乞丐。在農村之中，飢

荒成了週期的；其間相隔之期甚短；且遍及於全省。農民千百成羣離其故鄉，希望到別處尋覓較好的生計。同時，都市中的貧民數目每年增加，食糧缺乏是尋常的事。」(三) 工業的行會組織阻害生產力的發達，例如英國不闔有七年的徒弟期限；並且規定商人與師傅只能夠雇用有土地的自由民子弟為徒弟。細微的規律通行於工業界。生產既細微的分散，則有計劃的經濟自然呈不可能的。同時，這種生產關係尤阻礙個人的獨創力。技術的進步遂不可能。機器視同罪惡，沒有人發明和採用。商業獨占也是一種負擔，巨大的不生產的國家支出也是一種負擔。這整個的系統，構成了龐大的障礙，非以「自由」的口號來掃除，則社會生產力沒有迅速發達的希望，而此時期已經勃興的新生產關係沒有成爲支配的制度的可能。

(1)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hicago, p. 14.

(1) Thorold Rogers,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London, 1891, p. 174.

在十八世紀的中葉，美利堅社會已有牠自己的工業基礎。牠已經發達了牠自己的政治組織以適應這工業基礎。在發達的途徑之中，美利堅與英國的統治階級的利益發生衝突。殖民地的工業生活已發達到了一個階段，英國的宗主關係成了發達的阻礙。人口的龐大階級需要獨立政府以發展他們的利益。革命的原因，便在於這種根本的利益衝突，並不在那賦稅的細微爭執與政治的抽象原理。(四)

在尼哥拉二世的時代，大地主階級是半農奴的所有者的形式。他們從農奴所有者之父祖繼承巨大的財產，利用那日益增加的土地缺乏，把自己的土地借給貧農，收取「饑餓地租」，強制他們服從有如奴隸。與地主之成爲特殊壓迫階級相同，無產階級特別成爲被壓迫階級。勞動階級的生活並不饒於貧農，有時且較高於貧農。但是他們曾走進了長期間政治鬥爭的領域。從一九〇七年至

一九一四年間，他們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慘敗於十二月暴亂之血泊之中以後，仍繼續不斷的發達。在此時期，金融資本發生且樹立了。這使新地加與托拉斯成立，與銀行相結合而獨占了多數工業。俄羅斯的金融資本之父是外國的金融資本即法德英比的資本。這種金融資本家熱心於農村的土地，於是農村中資本主義的要素加強，領主的土地逐漸移到富豪之手。這種高貴的貴族階級立於生產之外，毫不慈悲地收奪農民。他們耽於遊樂。他們獨占官僚地位。而支配者之官僚及宮廷，放縱奢侈，成了道義殞廢的娼寮。(五) 在這種情形之內，俄羅斯參加分割世界市場的帝國主義戰爭。戰爭的影響是工錢與物價之增高，紙幣之充斥，國債之增加，工業的停頓，交通的梗塞，因工廠變為軍需製造所而機器破壞，因軍需之供給而食糧缺乏，農業生產之衰退，輸出入貿易之困難。(六) 於是俄國除爆發革命之外別無他道。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及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沒有力量改變經濟破壞的局勢，沒有給民衆以和平、自由、麵

包。(七)並且在此時期，對於世界支配之競爭臻於高度。這種競爭的階梯，橫弱小落後民族的脊骨而直上，資本主義的俄國，在大戰之途徑中，將成爲隸屬的資本主義，將成爲半殖民地，將沒有前途之可言。(八)於是十月革命爆發了。

(四) A. M. Simons, Social Forces in American History, pp. 60, 61.

(五) Bucharin: Der Klassenkampf and die Revolution in Russland, Berlin, 1920

譯本五頁以下

(六) J. Mavo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 Y. 1928, p. 47.

(七) Letters from Afar I, Lenin, The Revolution of 1917, Vol. I.

(八) L. Trotsky, Which Way Russia? "The New Republic", May 22, 1920.

由上面所簡單舉出的幾個實例，我們可以說，革命爆發之處所鬱積的不平的欲望，是由於當時當地社會生產力的發達，受了阻礙而發生的。革命的欲望

必須依於社會經濟構造的變更而生產力得以遂其發達，始可滿足。如果革命失敗了，只有從頭再起，否則除社會衰落之外便無他法。希臘及羅馬社會是社會衰落的好例。統治階級及一部分自由平民成了游墮的寄生蟲。——他們只有向被壓迫的生產者不斷的增加剝削。社會的上層不斷的加重，使生產民衆不堪負荷。社會生產力不能進步。社會衰落了。

三 革命的發展——兩條路綫

社會生產力受了經濟制度的阻礙，則因為生產力停頓或衰落而懷抱革命要求的民衆，便起革命。革命發生以後，革命運動，為這種民衆所推進。革命民衆推進革命的形式與路程，是依革命民衆的階級狀況，以及革命各階級之間以及他們與反革命階級之間的關係，而決定的。

社會各階級的狀況與各階級的關係，因社會形式之不同而各異。所以革命

發展的形式與路程，因革命所發生的社會形式之不同而各異。以要言之，革命發展的形式與路程可分爲兩種：第一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的路线，第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的路线。這兩條路线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在形式與經過上是相異的。

革命的發展，無論是在於前資本主義社會抑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都是辯證法的。革命的發展，都是一正一反而正反相生的。革命的發展，都是在革命達於最高潮流之際，便發生反動；而在反動達於最高潮流之際，便再生革命。在革命的發展之中，同一階級每因其在社會構造中地位的轉變而變更態度。革命的痛苦常加於直接生產者之雙肩。革命的政權常落於少數人之手。這是相同的。不過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之革命發展中，革命集團每隨革命潮流之高漲而直接變質爲正相反對的反革命。革命集團興起於革命民衆之中，隨革命的發展，遂一躍爲統治階級，取過去的經濟剝削與政治支配組織返施於革命民衆之身。

本來：

一切革命之共通形式，可以說是少數人的革命。多數人參加之時——或有意識或無意識——常有效力於少數人的結果。這樣的事實，或多數人被動而無抵抗的態度，使少數人有代表多數人的外觀。(一)

但是我們加分別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之革命，此所指少數人與多數人常為異階級的人；而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之革命，則同階級之少數人每一躍而取政權，反攻其同階級的同志。例如基督教會便是一個好例：

去今(一八九五年)殆一千六百年以前，在羅馬帝國有一個危險的革命黨活動。牠破壞宗教以及國家的一切基礎，牠沒有祖國，是國際的；牠散布全體版圖，從高爾到亞洲，抑且超越帝國的疆域。牠長時期在地下秘密活動，但是到了一個時期，牠出現於青天白日之下。這個革命黨以基督教徒的名義，在軍隊內也有代表者；整個的師團為基督教徒所組織。

當他們接到命令，前往異教教堂以光榮的衛士參加祭典之際，革命的兵士竟大胆懸掛特殊的標識——十字架——於胸前。長官的普通軍紀已證明爲無效。皇帝台臥尼丁不能夠坐視他的軍隊之中，秩序、服從、及紀律這樣崩壞下去了。他頒定了一個反社會主義——恕我錯了——反基督教的法律。革命黨徒的集會被禁，集會的處所被封，或竟至於毀滅，基督教徽，十字架等項，都與沙克遜不許佩帶紅色手巾一樣禁止佩帶。基督教徒不許在國內做官，不許充當上等兵。當時沒有像Herr Koller反社會主義法的前提條件一樣的飽受訓練「尊重人格」的法官，基督教徒簡直禁止在法庭主張權利。但這個非常法律竟沒有效果。基督教徒從牆上撕下了牠，以表示抗拒，並且說是他們在尼可麥底亞射擊皇宮。於是皇帝於公元後三〇三年逮捕教徒以爲報復。但是這是最後的逮捕了。其效果之偉大，以致十七年之後，軍隊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徒，次代的全羅

馬帝國獨裁皇帝康士但丁爲僧侶所稱爲大帝者，遂宣布基督教爲國教。

(二)

這個革命黨成功了，但是：

基督教直到牠變爲牠本來性質正相反對的東西，才臻勝利；基督教的勝利不是無產階級的勝利，乃是剝削支配無產階級之僧侶的勝利；基督教不是以革新的勢力而勝利，乃是以保守的勢力，以新興壓迫剝削的集團而勝利；牠不獨沒有剷除帝制、奴制、羣衆的困窮、少數人財富的集中，並且更保持這種狀況。基督教的組織依於降伏其原有目的而辯護其反對勢力而臻勝利。(三)

至於資本主義社會之革命，其發展的本質與此相同。而形式與路程稍異。由革命階級的轉變來說：

貨幣交換制度成熟便是資本主義，由此便造成新階級，與地主相併立：

此新資本家要求與從前的特權階級有平等的權利，而最後，依下級平民之革命化而終竟得之。在向於已成的神聖的現狀進攻中，資本階級與下層階級在「自然法」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但是，已得勝利之時，以流動財富為基礎的階級即所謂中間階級，便向於下層階級倒戈，而與從前的仇敵攜手；在向於舊日同盟者無產階級實行鬥爭之中，求援於合法主義，或利用那半以合法主義為基礎而半以假自由主義為基礎之萬惡的混合理論。(四)

換句話說，在革命發展之中，有貴族、中間階級、與無產階級三個勢力。中間階級因要否定貴族或要求與貴族平等的權利，不得不求援於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一旦喚起，遂推進革命，達於最高潮流。在此最高潮流之中，貴族因飽受脅威，中間階級也發生恐怖。中間階級既乘這最高潮流以取得政權，回頭便向於舊日同盟者無產階級反攻。革命潮流突然低落。甚且為貴族所乘，大肆反

動。到了這個時候，除了從頭再幹起便毫無辦法了。依這種階級間相互之推移，而革命路線有如下述：

如果我們在紙上畫一條綫來表示進化時期之緩進（指革命前的改良——希），我們將看見這條綫漸緩緩的抬高。於是革命到來了，而這綫遂向上突躍。在英國，這綫代表克倫威爾的清教共和國的興起；在法國，這綫是一七九三年的短褲共和國。但是，到了這個高點，進展便不能保持了；一切敵黨勢力聯合反對，共和國便倒了。我們的綫，在達到最高點之後，便低下來。反動繼起了。在法國政局之中，這綫的低落的確落得很低，但是牠漸又再起；當法國一八一五年和平恢復及英國在一六八八年之時，兩國都達到一個比牠們革命前較高的水平綫。（五）

社會階級的政治組織是政黨。在革命發展之中，各政黨取得政權的情況是如下述的：

一切革命都是廢止特定階級的支配而建立別個階級的支配。在此以前，凡支配階級，比那受支配的民衆，不過是少數人。到此時，掌握政權的少數人顛覆了，別的少數人代之而取得政權，爲自己的利益而改造國家組織。這少數人常是那依其經濟發達的程度而有掌握支配權的能力，且獲得支配權之少數者集團。正是因爲這個理由，也只是因爲這個理由，受支配的多數人或爲了這種少數人參加這個變革，或旁觀這個變革。如果除開每次的具體內容來看，可以說一切革命共通的形式都是少數人的革命。多數人參加之時——或有意識或無意識——常有効勞於少數人的結果。便是這種的事實，以及多數人被動而無抵抗的態度，使少數人有代表多數人的外觀。在初次大成功以後，通常是得到勝利的少數人分裂。其一部分以既得的結果而滿意，其一部更向前進，不論是真實的或外表的，至少有一部分揭發適合多數民衆利益的要求。這種較爲急進的

要求雖有時可以貫徹，而多數情形，卻暫由較爲溫和的政黨，勢力高張，而苦戰的結果，仍全部或一部失敗。……第一次勝利的成果遂依於第二回較爲急進的政黨之勝利而樹立。與其勝利相並而一時之間必須爭戰，急進主義者常又消滅，他的成功常消失於舞臺之上。(六)

上述兩條路線，各有其原因，且各須舉相當的例證。以下便分章來討論一下。

(1) 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日譯本九頁。

(2) 同上三三至三四頁。

(3) K. Kautsky,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 a Study in Christian Origin, authorized English translation, N. Y. 1925, p. 461.

(4) 拙譯奧本海末爾國家論一九四至一九五頁。

(5) Kropotkin,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Vol, II, p. 576.

第二章 前資本主義社會之革命

一 社會身分的構成

社會身分的成立，以社會有剩餘勞動可供收奪為前提。而剩餘勞動收奪的方法又決定於生產方法。

游牧部落的畜牧所有者，其一家的力量，沒有外來的助力，便只能夠保持極有限的畜羣。並且畜牧的方法是必須分散的，因為一個牧場不能「太擠」。喪失全畜羣的危險，要把畜羣分散到多處，才可以減少。因為畜疫，風災等等止能襲及一處；而外來的敵人也不能夠一次把全羣驅走。因為這個理由，族內較貧的分子及異族的逃民常為富者以半自由民而服役。因為這個理由，比較發

達的游牧族便赦免其俘虜而夷爲奴隸，使用之於牧場。從此以往，經濟的分化及階級的型成，迅速進行。富者的畜羣，巧妙的分散，且有多數武裝奴隸爲之守護，常可以保持而不致損失，並可以比普通的人所有畜羣增加得快些。所以發達的游牧部落常劃分爲三個階級：貴族、自由民、及奴隸。(二)

(二) 拙譯與本海末爾國家論二九至三一頁。

農業共同體也因有剩餘生產物的生產，而發生階級。原始社會內部生產力之發達，遂使生產不獨可供社會內部的需要，還可以生產剩餘生產物，因之，(一)收留村落共同體以外的人愈多則剩餘生產物愈多；(二)生產力之發達，又有於村落共同體以外去求勞動力的必要。戰爭的俘虜，此後便不復殺戮而收爲奴隸。(三)

(二) 石濱知行經濟史概論五四頁。

奴隸制度成立以後，農業與工業遂可以大規模的分工。剩餘生產物益多，

於是商業便相隨發達，剩餘生產物皆經由商人之手以相交換。然而生產的主要部分還是為消費而生產。工業與商業家也各有土地以供家族的消費。地主、商人、工業家都依賴農業剩餘生產物以為生。

大地主不獨占有耕地以收取農民的剩餘生產物，又占有牧場，使用奴隸以從事畜牧；並占有礦山，使用奴隸以從事開掘。大商人也集合奴隸以從事手工業。奴隸的生產物盡數歸於主人，主人只給予奴隸以必要的生活資料。所以使用奴隸的商品生產，生產費異常的低，比使用雇工者較為有利。因此，沒有奴隸的小農民及手工業者不能夠與奴隸所有人競爭，都陷於窮困的境遇。沒有田地和手工職業的自由勞動者也不能夠與奴隸競爭，只有失業和困苦的運命。

商業發達，都市因之興起。都市中的勞動者，如商店使用人、搬運工人、工業勞動者，大抵是奴隸。農村中的勞動者是奴隸及農民。社會的上層階級，如大地主及商人，皆仰給於農業奴隸、農民、及工業奴隸的生產物以供消費，

而失業的自由民則成爲都市的負擔，受都市的救濟。救濟費用仍出於奴隸及小農的血汗。(三)

(三)以上參看石濱知行前書第三章，尤其要參看K. Kautsky, *Foundations of Christia-*

nity, pp. 47

二 社會身分的封鎖與鬥爭

在奴隸與農民之上，有一重重的社會階級，分潤其剩餘生產物。奴隸與農民的生產，沒有良好的器械可供使用，最大部分的勞動還是手勞動。反之則收奪他們的剩餘勞動的階級又爲數甚多。最初成立的收奪方法是徵收地租。最初成立的剝削階級是大地主。地租徵收和消費的形式有種種：有的是多數地主結成密切的聯盟或共同體，定住於鞏衛的營壘之內，而以共產的形式消費農民的地租。有的是每個地主各分得一塊確定的土地，而所收地租卻共同消費。有的

是地主散居各地，各人與其衛士居住於城堡之內，各消費自己領地上的生產。最後，地主變為莊園所有人，夷農民為奴隸，大規模的耕種於其莊園之中，出賣生產物而收取利潤。(二)

(一) 拙著國家論六四頁。

商人貴族則以其流動的財富，從事於海上貿易或陸路貿易。他們收取利潤的方法是買賤賣貴，兼之以劫掠。他們從價格低廉的地域運輸商品到價格高昂的地域，或是在價格低廉的季節儲積商品到價格高昂的季節，然後出賣，以收取價格之差。他們為要節省運費及商店開支，盡量使用奴隸以收奪他們的勞動。他們為保持平均利潤率，必須減少或竟抑制別人的競爭。他們的商業常取獨占的方式。(三)

(二) 拙著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五七頁以下。

兩者的剝削方式有其同點與異點。兩者相同的是地主與商人貴族都須有政

治與法律保持他們的地位，使他們能夠獨占土地財產和商業財富。兩者相異的是土地財產的性質是固定的，商業資本的性質是流動的。

貴族要維持並獨占他們的經濟剝削，必須把自己造成一個固定的社會身分，且必封鎖他們的身分。使用奴隸以耕種土地的貴族必須使其身分世襲於子子孫孫。

但是隨生產力的發達，商工業漸次發達。貨幣制度也因之漸次成立。貨幣經濟一旦侵入農村，農民第一必須使用貨幣買進生活必需品，因此必須出賣農產物以換取貨幣。商人及持有貨幣的貴族便從而操縱市價，賤買貴賣。農民第二必須借債；必須於貨幣價格低時借來，於貨幣價格高時還出。不能還債的便只有割讓耕地；再不能還時便只有夷為商人或貴族的奴隸。因此土地集中於土地貴族之手，或移轉到商人之手。商業愈是發達則移轉於商人的土地愈多。

土地貴族，貧窮的勞動者，富裕的工商業家三個階級的對立，最後是必然

爆發爲革命的。

從來的革命都是爲保護一種財產以反對別種財產。革命如果不侵害別種財產而保護一種財產，是不能的。在法蘭西的大革命，爲了保護平民階級的財產，把封建財產犧牲了。(三) 在古代社會，由於土地貴族，富裕商人與貧苦大眾的對立而爆發的革命，當然也要侵害某種財產而保護別種財產。而在必須獨立社會身分才可以收奪農民及奴隸的剩餘勞動之社會，財產關係的改變又必須表現爲身分制度的改變。社會身分的最後養育者是奴隸制度，所以這種革命必不以廢除奴隸制度爲主張。

(三) 恩格爾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李膺揚譯，新生命書局出版，一八〇頁。

工商業階級的革命於公元前五百九十四年爆發於希臘之雅典。這表現爲梭倫的立法。梭倫先頒布一個法令，叫稱 *Seisachthea*，廢止以人身及土地爲抵押的一切債務，禁止負債人的人身之買賣，制定個人財產的最大限度。他給予

土地貴族一個重大的打擊。在另一方面，他改定身分制度，以財產的多少為標準，分市民為四個階級，有財產的人列入上層的三個階級，有充任官職的特權。沒有財產的自由民列入第四階級，雖獲得從來所沒有的出席國民大會發言權，卻不能夠充任官職。(四)

(四)石濱氏前書六四至六五頁。

無產階級的革命，於公元前一三四至一三三年爆發於羅馬。格拉可斯兄弟(The Gracchi)相繼當選為護民官(tribune)。他們提出一個法令，把操縱在貴族手裏的公有土地再行分配；把沒有兒子的所有人的土地超過五百*Jugera*者沒收；有一個兒子的所有人可以持有一百五十*Jugera*，有二子者可以持有一千。乃兄任滿繼任之時，為貴族所殺於演壇。其弟繼任，復頒法令，凡市民得從國家倉庫以市價之半領穀，並移殖貧民於加答基之舊址以救濟困窮。他終為貴族所殺。一併被殺的有三千人。他們的法令終於廢止。(五)

我們要注意的是無產階級領袖格拉可斯兄弟的改革，毫沒有廢止奴隸制度的意思。而奴隸也準備着鎮壓這無產階級的運動。貴族所統率的奴隸竟向格拉可斯所領導的運動，予以致命的打擊。五十年後，斯巴達可斯 (Spartacus) 領導的奴隸暴動，也為克拉蘇斯 (Marcus Crassus) 所領導的平民軍隊所擊破。敗逃的奴隸五千人又為旁培 (Pampey) 的平民軍隊所殲滅。(六)

(六) K. Kaustsky, *The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 p. 154; Myers, *Ibid.*, p. 561.

還有可以注意的是格拉可斯的平穀令，引起穀米的自由分配，並促進無產平民的游惰與寄生。受國家給養的平民，在帝國行將成立的時候，達三十萬人；到了安多尼時代，數量更有增加。(七)

(七) Myers, *ibid.*, 568.

這種身分鬥爭不限於商業都市。農業國家也有為身分而鬥爭的革命運動。

在埃及這古代農業國家，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之間，有一個普遍的平民暴動，把王族及貴族所特享的宗教身分來分割了。當公元前二五〇〇年之間，埃及還是絕對主義的君主政治。國王是統治人間的霍羅斯神。(God Horus)一切官職都由王族獨占。所以受國王俸給的也只限於王族。王族是唯一的統治集團，因此也是唯一的宗教特權階級。只有王族得陪葬於國王的金字塔，只有王族得接受王賜的神名。五百年後，國王墓地以外卻有獨立的貴族墳墓，鑄神聖的名義於墓碑。由此可知埃及的王權已旁落於割據分封的貴族之手，可知埃及此時已轉變為封建制度。一千年後，革命運動爆發了。農奴解放為自由農民，都市手工業者解放為自由職業者。土地不復為王有或貴族獨占，可以自由買賣了。平民可以充任官職了。我們看見金字塔與貴族墓之外，平民的墳墓也可以鑄刻神名了。(八)

在羅馬還沒有發達爲商業都市之時，平民已經爲取得市民身分而鬥爭（公元前四五一年以後）。平民最後的勝利是用不合作的方式卽向聖山移動而取得的。鬥爭所得的是十二表法律的製定，護民官的設立，及平民與貴族的通婚。

(九)

(九) Myers, *ibid.*, p. 384.

平民取得市民的身分在此時雖必經激烈的鬥爭，但到了羅馬發達爲商業都市國家以後，市民身分的授予卻非常慷慨。這是因爲什麼呢？我們要知道商業都市若與農村相隣，則武裝的鬥爭必然開始。都市是穀類及其餘商品匯集之區。曠野貧乏的農民常有覬覦之意。農民尤其是農村家族如果克服都市，則都市便夷爲廢墟。都市如果打敗農民，則農民便夷爲奴隸。然而都市愈益發達，市民愈沒有工夫及願意去充兵役，因此都市便愈益需要戰士。都市愈益發達，則市民愈忙碌於商業運輸與經營，因此都市便愈益需要新市民以爲商業的助

手。固有的市民是有限的，新市民的補充，除了賦予市民身分於被克服的農民以外別無他法。從此以後，都市成了自由市民羣集的中樞。農村破產的地主，失業的手工業者，小都市破產的商人，也為求生計而相隨到這兒來了。因此，羅馬在發達的途途之中，不獨新市民繼續增加，而游民無產階級也相隨增加。

(十)

(十)參看Kautsky, *ibid.*, pp. 93—

三 革命集團的特質與變質

在以奴隸及農民為主要的生產勞動者的社會，一切負擔都加於奴隸與農民之雙肩。都市中的商人地主依於工業勞動、商業資本、暴利借貸及地租以剝削奴隸及農民；而無產自由民則分潤商人地主的收入以為生。都市無產者都希望仰給社會而不予報酬。他們從沒有感覺到社會的生存，以他們的勞動是賴。他

們理想中的王國，決不是勞動國家。他們希望脫卸勞動的責任於奴隸與農民。所以，這種都市無產者雖向於富人有階級的憎恨，卻只求富人的施助與捐輸。農民與奴隸苦於過重的負擔，而生產力日加減退，社會日加衰落，則都市無產者頓陷於失望與悲哀之中，只知道求救於超自然的神力。

這與現代無產階級是大相懸殊的。現代無產階級是勞動的階級。牠感覺整個社會都生息於自己的雙肩。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更從鄉村移轉生產的重心於都市。都市中的精神與政治生活非常活躍。都市中的無產階級的生活也非常活躍。牠實為控制社會運命的分子。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置生產力於無產階級之手。無產階級有權向社會提出要求，也有力實現這種要求。他們有希望心，有自信力，有社會的自覺。他們有實力打破封建的、神權的、官僚的支配與剝削。他們的實力隨資本的增殖而俱增。

明瞭了古代的無產階級與現代無產階級的分別，我們便可以說明爲什麼從古代無產階級陣營裏面會跳出一個統治剝削集團，與舊來的帝王分潤他所得的贓物。羅馬的基督教會便是古代無產階級所組織的革命集團，變質爲正相反對的統治剝削集團的最好實例。

在公元後二世紀以前，基督教會是無產階級的組織。聖保羅給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信說道：

弟兄們！可見你們蒙召的，按着肉體有智慧的也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上帝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上帝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爲要廢掉那有的。（哥林多前書一，二六）

足見得團體中人是貧賤的無產者。這種團體對於富人自然有階級的憎恨。在公元後二世紀結集的路加福音記載：

有一個財主穿着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又有一個討飯的，名叫拉撒路，渾身生瘡，被人放在財主門口，要得財主桌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飢，並且狗來舐他的瘡。後來那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裏。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了。他在陰間受痛苦，……亞伯拉罕說：兒呵！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撒路也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裏得安慰，你倒受痛苦。（十七，二六以下）

又說：

有錢財的人進上帝的國，是何等的難哪！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十八，二四，二五）

同樣的說道：

你們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上帝的國是你們的。你們飢餓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飽足。你們哀哭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喜笑。……但

你們富足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受過你們的安慰。你們飽足的人有禍了，因為他們將要飢餓。你們喜笑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要哀慟哭泣。（五，二十以下）

二世紀中葉以後寫成的雅各書也說：

你們這些富足人哪，應當哭泣號咷，因為將有苦難臨到你們的身上。你們的財物壞了，衣服也被蟲子咬了。你們的金銀都長了鏽，那鏽要證明你們的不是，又要吃你們的肉，如同火燒。你們在這末世，你們積攢錢財。工人給你們收割莊稼，你們虧欠他們的工錢；這工錢有聲音呼叫，並且那收穫之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了。你們在世享美福，好宴樂，當宰殺的日子竟嬌養你們的心。你們定了義人的罪，把他殺害，他也不抵擋你們。弟兄們！你們也當忍耐，直到主來。（五，一以下）

雅各且訕罵那加入教會的富人，說道：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該喜樂。富足的降卑，也該如此；因為他必要過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樣。太陽出來，熱風颳起，草就枯乾，花也凋謝，美容就消沒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這樣衰殘。（一，九以

下）

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上帝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叫他們在信上富足，並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麼？你們反倒羞辱貧窮人。

那富足人豈不是欺壓你們，拉你們到公堂去麼？他們不是褻瀆你們所敬奉的尊名麼？（二，五以下）

這個無產者組織是共同消費的共產組織。凡加入團體的人必須提出一切財產，
布施窮困。路加福音記載耶穌的話：

你們無論什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十四，

三三)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十二，三三)

又載下列的故事：

有一個官向耶穌說：良善的夫子，我該作甚麼事，纔可以受永生？……

耶穌說：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你還要來

跟從我。他聽見這話，就很憂愁，因為他很富足。(十八，十八以下)

結集稍後的馬太福音也使耶穌說道：

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
上，你還要來跟從我。(十九，二一)

這個團體是一個戰鬥集團，他對於國權是反抗的。所以新約中有幾處描寫耶穌
是一個革命領袖。馬可福音使他說：

康健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着；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

罪人。(二，十七)

路加福音使他所說的話更爲激烈：

我來把火丟在地上，倘若已經着起來，不也是我所願意的麼？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們以爲我來是叫地上太平的麼？我告訴你們，不是，乃是叫人分爭；從今以後，一家五個人將要分爭，三個人和兩個人相爭，兩個人和三個人相爭。(十二，四九)

馬太福音也說得很明白：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十，三四)

馬太福音還記載耶穌的革命行爲，他走進耶路撒冷的殿，趕走了作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當他進城的時候，合城都驚動了。後來他在最後的晚餐席上吩咐他的門徒說道：

如今有錢囊的都可以帶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帶着；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我告訴你們，經上寫着說：「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這話必應驗在我身上，因為那關係我的事，必然成就。他們說：主呵！請看，這裏有兩把刀；耶穌說：夠了。（二二，三六以下）

後來在橄欖山上，國家的軍隊到了。他的門徒，

內中有一個人，把大祭司的僕人斫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二二，

五。）

但是原始基督教的共產主義與現代的社會主義不同。羅馬帝國之財富向於少數人之集中，使生產力衰落；現代財富向於少數人之集中，卻使生產力發達。所以原始基督教會的共產主義只是求財富的平等分配；現代的社會主義卻以增進生產力而轉移那集中的財富於社會之手。原始基督教會的共產主義是財富分配及消費共同的主義；現代社會主義卻是財富集中及生產集中的主義。現

代社會主義以社會化的勞動與集中的生產手段為成立的條件；原始基督教會卻輕視勞動。路加福音使耶穌說道：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你想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上帝尚且養活他：你們比飛鳥是何等的貴重呢？你們那一個能用思慮，使身量多加一寸呢？這最小的事，你們尚且不能作，為甚麼還憂慮其餘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績；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廬裏，上帝還給他這樣的裝飾，何況你們呢？你們不要求吃甚麼，喝甚麼，也不要聖心。這都是各國人所求的，你們必須用這些東西，你們的父是知道的。你們只要求他的國，這些東西就必加給你們了。你們這小羣，不要懼怕，因為

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十二，二二以下）

原始基督教所期待的「上帝的國」，原是要立即實現於這個世界的。路加福音使耶穌指出上帝的國，要經過人民爭打，國家戰爭，饑荒瘟疫，要經過教徒的惡鬥，國權的壓迫，才可以實現。並且實現的時期是這樣的快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一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二一，三二）
馬可福音裏也說：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上帝的福音說：日期滿了，上帝的國近了。（一，十四，十五）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有人沒有嘗死味以前，必要看見上帝的國大有能力臨到。（九，一）

由此可見基督教會的運動本來不是空想的了。

但是古代都市無產者與現代無產階級不同。現代無產階級奮鬥的精神是不懈怠的，是常活躍的；古代都市無產者則易陷於失望，易陷於疲倦與悲哀。所以在發展之途中，基督教會戰鬥的精神與年俱衰。爲了使富人調濟無產市民，牠漸漸收容富人及上層社會的分子。因此，牠的階級憎恨便緩和了。結集在路加福音之後的馬太福音把階級的對立解釋爲精神上的善惡對立。解釋是如下：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爲天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得安慰。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承受地土。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得飽足。……爲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爲天國是他們的。

（五，一以下）

在這個福音裏，耶穌又尊重王權了。他說：

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二二，二一）

並且他反對暴力。他說：

收刀入鞘罷！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二六，五二）

失望的都市無產階級不能夠相信自己的力，卻漸相信超自然力。因此，原始基督教會企圖立即實現的上帝之國，化爲世界末日始能到來的天國了；他說：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二八，二〇）

在教會這樣的變質之時，主持財富分配及消費共同的僧侶，漸化爲官僚組織。隨教會的擴張與普及，官僚組織愈益增大與加強。基督教征服羅馬了，卻不是爲無產階級征服。無產階級在教會發展中早變質爲官僚組織支配剝削世界的偉大工具。從革命到反革命的辯證法的轉變，竟與該撒及拿破崙從民主到獨裁相同。革命的發展本來是如此的！（一）

(一)此節參考K. Kautsky, The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 esp. Part 4.

四 封建制度及其崩壞

封建制度以封限於地方共同體之內的農業手工業爲基礎。一個或多數村落構成一個地方共同體，自有其公有的森林、草場、水道及耕地。在這種地方共同體之內，公地及分授於農戶的田園，供給生活必要品，如田園果實，漁獵產物、畜牧獸類、木料羊毛等原料品，用以供家庭工業之製造。這種地方共同體常爲一個自足的經濟有機體，與外界差不多沒有經濟的接觸。地方共同體的領主在這個共同體以內，養成「夜郎自大」的尊嚴。國王不過是較大的領主，並沒有權力臣服別的領主，因此封建國家是一種極形鬆懈的組織。

自足的農民不需商業。領主卻需要外來的精製品，所以封建社會也有城市，居住販賣精製品的商人。但商業不甚重要，不足改變封建社會的性質。

手工業初非爲販賣而生產，初非商品生產。手工業者是服役於領主，爲領

主製造消費品的。但因商業漸次發達，而手工業者羣集於城市，製造多少的商品，以供商人的販賣。手工業者因此有獨立的地位，所組織的幾爾特漸成爲一個新興的勢力。手工業幾爾特成爲一個勢力之後，常與貴族鬥爭，且常歸幾爾特的勝利。在這種鬥爭之中，農民常同情於市民，且常與市民同盟起事。在這種鬥爭之中，市民團體早播下民主政治的種子。

這時候的資本是商業高利貸資本。這種資本已經要分解封建生產方法。商品的交換愈盛則貨幣的勢力愈大。貨幣是人人都要的商品，依此可以取得飲食衣服住宅人工，以及家庭工業所不能夠生產的商品。因此，爲得到貨幣而活動的階級，無論是以生產或是以交換的方法，漸取得重要的地位。但是工業家因受行規限制之故，不能夠迅速發達，遂爲利潤增殖毫無限制的商人所壓伏。

商人不以農民手工業者所自封的小地域爲滿足。他希望把世界化爲市場。他與自封於小城市的市民不同，他超越國界，且超越裨海。

商業利潤主要的是依賴於賤賣貴，依賴於買者及賣者的實力。商人在國外貿易之時，感覺母國國權之必要。商業繁盛，則買者內部與賣者內部皆各有其競爭。在國外市場中，這種競爭表現為民族的衝突。因此，世界商業促起一種經濟勢力，鞏固那從來鬆懈的國家，劃分世界為多數的民族。世界商業發達以後，樹立了民族國家。

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易不獨創造新階級，並且變更舊階級。舊貴族為適應新經濟計，變更其封建的生產為商品生產，貴族不獨變更現物地租為現金地租，並且變更封建莊園為農業商品生產區。因此，在從前需要「土地與農民」之貴族，現在却只要土地，而轉變為資本主義佃田。大部分的農民被逐於耕地之外。同時，公地公林及草場河道也都變為佃田，舊來農民失却了重要的生活手段。

由此產生了龐大的無產階級，居社會構造的最下一層，與古代都市無產市

民大異其性質。但是工業幼稚的國家，工業還不能夠做吸收無產者的尾閘，無業貧民成了戰爭的資源及騷動的因子。所留下在鄉間的農民，屈服於強制勞動之下，爲地主從事於商品生產。

在貴族與農民之間，舊來有中間之武士階級。於上述過程之中，武士階級是正在分化的：他們不上升爲大地主，便須依附貴族以爲生，爲貴族的衛士。武士階級的理想是不勞而收穫極豐，但在他們崩壞的途中，理想與實際是相反的。他們不陷於附從者或無產者的地位，便只有變做商人，然而他們的能力又不足以經商。

五 農民戰爭

在上述封建制度破壞，商業資本勃興，社會階級變質的情形之下，鄉村裏面發生了農民戰爭。十四世紀後半到十五世紀的歐洲，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的

日本，及現代的農業國如墨西哥，農業戰爭，次數不勝枚舉。農民戰爭的特點及發展過程是什麼樣的呢？

(a) 身分鬥爭及宗教鬥爭

封建制度崩壞期的農民戰爭，有怎樣的性質，有怎樣的徵象呢？這是要看封建的剝削，取什麼方式，才可以斷定的。

封建的剝削，是以直接強制向農民收奪剩餘生產物及剩餘勞動力。農民與地主的關係，決不是單純的契約關係。農民在地主階級直接強制之下提供其地租。地主階級爲了維持經濟的剝削，必須施行政治的支配。爲了施行政治的支配，地主階級便披上法律的外衣，化自己爲一個法律的身分。爲了使這種法律的身分取得農民心理的畏敬，地主階級更以宗教來莊嚴自己。

身分的支配是封建的剝削之必然的表現。所以身分的支配是封建社會主要的性徵。反對封建的剝削，必然表現爲反對那隱蔽地主階級的法律身分。

一三九五與一四七九年之間，西班牙之上加答羅尼亞 (Upper Catalonia) 三次暴動，反抗貴族及僧侶，最後依國王之干涉，竟獲得自由。一三九一年至一四七七年，馬驕加 (Majorca) 之農民雖暴動四次，其中最猛烈之一次，爲巴勒斯脫 (Tort Ballester) 這個勞動者所領導，竟不能阻止資產階級的土地兼併，也不能獲得較好的勞動條件；有些被殺，其餘則終於降伏。(1)

(1) P. Boissounade, *Life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N.Y. 1927, Pp. 327-328.

日本德川時代的農民暴動，是以身分支配關係爲基礎的封建社會在崩壞過程中的必然現象。所以農民暴動在實質上雖是經濟的鬥爭，而在社會上則以身分的鬥爭爲有重要的意義。在封建社會沒有變質以前，農民暴動常表現爲身分鬥爭，其主要的反抗目標常爲武士階級及村長，至於反抗商人資本的運動，不過是反抗武士階級運動中附從的事情。(1)

(1) 黑正巖「姓一揆」之研究十六頁以下。

反對封建的剝削，尤須反對辯解封建剝削的倫理哲學及宗教。在歐洲：

中世紀是由粗野的原始時期發達出來的。牠破毀了舊文明舊哲學，舊政治與舊法學，使一切都從新做起。從破碎的古代世界保留下來的唯一東西，便是基督教及文明毀滅的半已破毀的城市。其結果，僧侶保持着知識教育的獨占，而教育遂取得神學的性質。在僧侶手裏，政治與法學，以及其他科學，都是神學的分支，都以神學的原理來研究。教會的信條同時便是政治原則，而聖經的文句在每個法院都有法律的效力。即在法學家的特殊階級已經成立以後，法學仍久在神學護持之下。神學在知識活動中之支配，同時又是教會在當時為最普遍的封建支配之必然結果。在這種情形之下，很明顯的，一切普遍公開的對封建制度的反抗，首先必攻擊教會，一切革命的、社會的及政治的原則必成為神學的異端。(三)

(11) F. Engels,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N. Y. 1926. Pp. 51-52.

所以，一三八〇年英國農民革命，農民的要求便是在聖經的名義之下提出的。當時英國的法律，強制農業勞動者及手工業者以確定的工錢來做工，且強制他們不得改業。於是他們在貧苦的僧侶如約翰包爾（John Ball）及杰克司屈勞（Jack Straw）宣傳煽動之下，開始暴動。不滿意於勞役的村民皆加入運動。一個手工工人，華特梯拉（Wat Tyler）指揮革命軍，克服東南部及北部的各地。包爾及司屈勞是革命的理論家。在聖經名義之下，他們要求取銷貴族僧侶和資產階級，取銷農奴制度及一切社會差別，主張地位平等及財產共有。一三八〇年六月，他們克服倫敦，李查德二世許以自由憲章，他們便解除武裝，竟遭國王軍隊的屠殺。

最勇猛最廣播最持久的農民戰爭是胡西革命（The Hussite Revolt）在約翰胡西（John Huss）所宣傳的宗教改革的名義之下，捷克農民與小貴族聯盟，由兩個勇敢戰士齊思加（Ziska）和大勃羅可比（Procopius the Great）指揮，

統治中歐垂二十年（一四一八至一四三七年）。他們創造一個清教民主國，宣布人類平等，破除封建剝削，沒收教會財產。里巴尼之戰役失敗以後，革命消滅，封建制度又恢復了。（四）

(E) Boissonade, *ibid.* Pp. 328, 329.

胡西運動失敗後約五十年，德意志農民戰爭勃發。在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向加特力教會的信條與組織舉起叛旗。他說：「如果這種強暴的癡狂（指羅馬教會教徒而言）再繼續下去，我以為沒有別的勸告和救濟對付牠，只有由王侯們施用暴力，武裝起來，攻打這些流毒世界的惡人，一刀兩斷斬滅這曲惡劇，用刀劍，不用言詞。如果盜賊要用刀，殺人犯要用繩，邪教徒要用火來懲罰，為什麼我們不拿起刀來，捉起這全體惡徒——教主、牧師、及羅馬蘇登（Roma Sodom）的全黨？為什麼我們不拿他們的血來洗手？」這種熱烈的宣傳把全德意志民衆煽動起來。從他這對僧侶的求訴，從他這對耶教自由的宣傳，

農民與無產平民看出了革命的徵象。但是到了大衆起來以後，路德却怕了，他竟取調解的態度。自一五二〇年以來，革命的指導理論乃主持於孟側爾（Thomas Muenzer）。他不獨反對羅馬教會，並且攻擊王侯僧侶，攻擊一切封建剝削階級。他在他所著的小冊子封面上寫着說：「注意呵！我把我的話放在你的口裏了；我把你高舉在你可以掃蕩可以破毀可以解散可以推倒，也可以建設可以樹立的帝國之上了。民衆反抗王侯僧侶的鐵壁已經建築起來了。讓民衆們戰鬥罷，勝利是可驚的，強有力的無神的暴君是要毀滅的。」（五）

(五) Engels, *ibid.*, pp. 571

在日本，德川時代以前，已有像一向宗暴動這樣的叛亂。自幕政樹立以來，舊來的宗教已成僵屍，失却固有的機能，吉利支丹宗門如大河之決，先泓通於西國，顛危封建制度的基礎。所以幕府嚴禁這個宗門，於是有「天草的大一揆」，這個大暴動鎮定以後，吉利支丹宗徒的騷動不斷發生，大抵是反抗封

建剝削的，如享保年間及安永年間高野山領內農民暴動，便是在宗教鬥爭名義之下反抗領主的運動。(六)

(六) 黑正巖前書十四頁以下。

(b) 向經濟鬥爭之轉化

在封建的剝削完全表現為身分的支配之時，農民戰爭必然取身分鬥爭及宗教鬥爭的形式。但是，隨商業資本的發達，身分的支配日益不能夠維持。封建社會的身分支配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支配。因之而農民戰爭也轉化為經濟鬥爭的性質。

日本德川幕政初期，中央集權的封建組織，健全成立，多年戰亂之中喪失生產力的農民階級，在這種組織之下回復其生產力；武士階級雖然是純消費階級，寄生於農民的給養，還沒有使農民的負擔過度重大。所以自萬治寬文到元祿初期，農民暴動極少。自元祿時代以後，封建制度漸次腐壞，支配階級的武

士已喪失其固有的機能，動搖其財政的基礎。非誅求農民則武士階級便不可以維持。在過度誅求之下，農民的生產力減少。所以武士階級的誅求是這時代農民暴動最大的動因，而農民暴動多取身分鬥爭的形式。到了幕政末期，貨幣經濟發達了，經濟交通的地域擴大了，武士階級爲充足他們財政的需要，便紊亂貨幣制度，設立生活必要品的專賣制度，向農民賤買貴賣，以增加他們的財政收入。所以幕政末期的農民暴動大抵出於經濟的動因，而實質與形式皆有經濟的性質。(一)

(一) 墨正嚴百生一撰之研究一六二頁以下。

在墨西哥，自西班牙征服以後，土地兼併繼續進行。國王、貴族、教會，都收買廣大的地皮。只說教會的土地，已占全國土地四分之一。土着農民因此有十八世紀末期的獨立運動。自一七六七年沒收耶蘇教徒的土地起，繼續奮鬥到一八五九年，教會土地才全被沒收。但是教會土地的沒收，並沒有改變土地

制度的本質。土地兼併仍然進行。在第亞茲（Diaz）統治之下，土地完全劃歸個人的私有。而第亞茲工業化政策尤促進土地的投機買賣，並抬高地價。於是一九一〇年起，農民革命又復勃發。這個革命當然取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的方式，而其結果之一是一九一七年憲法的制定。（二）

(1) F. Tannenbaum, *The Mexican Agrarian Revolution*, Pp. 5—

C 指導及組織之缺乏

農民戰爭的實質與形式，已如上述。我們再來看農民戰爭中，指導觀念及戰鬥組織的有無。

農民戰爭多數缺乏指導觀念與組織。如一三五八年以後法國的 *Jacquerie*（農民的蔑稱）暴動，都只是痛苦的表现，沒有指導觀念和組織。日本德川時代的農民暴動大抵只求痛苦的解除與減輕，沒有社會理想來統一其團結。因此，農戰爭多沒有永續性，一旦遭逢武士的彈壓，便歸消滅。如文政六年丹

後宮津的暴動，由十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天保十三年江洲三上山暴動由十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元文四年作州勝北郡的暴動由三月三日至五日；其餘也大抵不出十日。雖間有持久至二三月以上的，但大抵是武士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以後，農民便解除武裝，而武士也便翻悔，捕殺暴動的首領。(一)

(一) 墨正巖前書三四頁。

在歐洲，有指導觀念且有戰鬥組織的農民革命，不是沒有。一三八〇年的英國農民革命，是在威克利夫 (John Wycliff) 宗教觀念指導之下。胡西便是他的觀念的宣傳者。在胡西被焚以後，波西米亞的農民蜂起，演成所謂十五世紀的胡西運動。在塔波爾 (Tabor) 地方，集合農民有四萬二千人。他們的口號是：「無君主，無主人，無臣僕，蠲除賦稅與捐輸。」他們的教義是沒有強制，一切歸公，他們認定財產私有是巨大的罪惡。他們有整齊的常備軍，進步的軍事技術，及健全的政府。塔波爾的軍事組織是農民戰爭中最良好的。所以

直至塔波爾派內部發生鬥爭為止，他們是常勝的。

但是，缺乏組織究竟是農民戰爭的常態。一五一七年以後的德意志農民戰爭，雖有孟側爾的指導觀念，雖宣布十二政綱，然而地方的省區的分散組織及狹隘心理，使中間階級及農民與無產平民都不能聯合作國民的運動，每省的農民各爲他們自己來活動而拒絕援助別省的戰爭，所以一一被敵人各個擊破了。各個集團所訂立的和議條件都貽害於別個集團及公共利益。這便是德意志農民戰爭失敗的原因。(11)

(11) F. Engels,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P. 151.

(d) 農民戰爭的構成者與同盟者

同盟者的離叛也是農民戰爭失敗的原因。

農民的生活是分散的孤立的生活。農民不熟練於團體行動。農民的騷動常流於不統一、無計畫，一遭彈壓，便即失敗。所以農民戰爭的宣傳家、指揮

者，甚至於戰鬥主力，多半是農民的同盟者。

農民戰爭的同盟者是誰，雖不能一概的論定，但通常是下層武士、下級僧侶、城市小工商業者以及無產階級或游民。

日本幕政初期，指導農民暴動的多數是豐臣氏及其餘諸藩部下不滿意德川氏的武士。中期以後，德川氏封建組織所排出的武士即浪人數目增加，他們多參加農民戰爭。如享保十一年（公元一七二六年）十二月至次年的作洲津山藩內山中一揆，是有名的大暴動，犧牲甚多而組織也頗為堅固。這便是由於有浪人的參加。其中首謀之一是日向村的半六，他本是藝州叫做高橋半六政教的武家，流為浪人始移住作州。天明六年（公元一七八六年）十二月發生的福山藩百姓一揆，是極有秩序的暴動。這是因為參加指揮的是浪人。為暴動設計作戰的人，最顯著的是尾道的醫師田邊玄庵，他原是福山藩的一個武士，因反對遠藤圓藏的暴政而剝奪封祿，遂以醫糊口，而陰謀暴動。

在反對商人資本的「打毀」運動中，與農民異職業的下層商工業者多與農民聯合，以反抗大富豪。這種聯合，在幕政末期，農民戰爭轉化為經濟鬥爭之時，發生得最多。(一)

(一) 黑正巖百姓一揆之研究二二九頁以下。

在歐洲中世末期的農民戰爭中，有三種勢力。第一是諸侯、富豪貴族、高級僧侶、及都市中的商人貴族；第二是下級貴族、都市中間階級；第三便是農民與都市無產階級、及下級僧侶。

無產階級雖當為農民軍的構成者，但中世末期的無產階級是很複雜很不純的。都市平民包含破落的中間階級，沒有市民權的人口如徒弟、短工、及游民。游民是在各種社會形式中都有的現象。這種沒有確定職業及固定住址的羣衆，在當時因封建制度的崩壞而數量愈增。這種羣衆，一部分參加戰時的軍隊，一部分流入農村，第三部分在都市中，尋求短工於不屬行會的工業。在農民戰爭

中，三部分都有作用：第一部分參加農民所圍攻的諸侯的軍隊；第二部分參加農民的會黨及軍隊，常表現不道德的影響於其中；第三部分參加都市中黨派鬥爭。最要記得的是這個階級最大部分還保留農民的性質，還沒有發達到現代下層無產階級的程度。(二)所以游民無產階級是一切同盟者中最不好的同盟者。牠是絕對貪污銅臭的連隊。在法國革命中，法國工人在房屋中標寫着「殺死強盜」，且實際槍殺了許多，這並不是同情於私有財產，這確由於他們知道必須排斥這個羣團。每個工人領袖，如使用這種流氓無產者做衛士或助力，便證明他是運動的叛徒。(三)

(11) F. Engels, *Peasant War in Germany*, P. 45

(12) F. Engels, *ibid.*, P. 18

僧侶階級分裂為兩羣。下級僧侶即城市與農村宣教士，是站在教會權階組織之外而不得分沾其財產的。他們的生活接近羣衆，所以能保持中間階級及無

產階級的感情。因此下級僧侶常參加農民運動，構成運動中的理論家，且多數犧牲生命於斷頭台。一三八〇年英國農民革命的宣傳家約翰包爾及加克司屈勞，一五二〇年以後，德意志農民戰爭的理論家孟側爾，都屬於下層僧侶。

小貴族及都市中間階級，在農民戰爭中，多為農民的同盟者。陪臣武士想上升為皇帝的家臣，皇帝的家臣想上升為獨立的領主。因此在武士與諸侯之間常有鬥爭。而武士階級又仇視那富豪而無用的大僧侶。武士階級對於都市商人貴族，也是反對的。武士是商人貴族的債務人，商人貴族是農村的剝削寄生者。武士階級對於商人的鬥爭因之非常猛烈。

都市中間階級是現代自由主義者的先驅。其中包含富商及中小商人。他們反對商人貴族獨占市政，他們要求參加都市立法與行政機關。他們在各業行會中占大多數，他們以此為基礎對商人貴族作不斷的抗爭。

所以在農民與無產者暴動之初，小貴族及都市中間階級常為其同盟者。(四)

(四) F. Engels, *ibid.*, pp. 39, 40, 44.

(e) 農民戰爭中的階級推移

小貴族及都市中間階級雖然是農民的同盟者，但是他們是靠不住的。當革命陣營中，左翼勢力高張之時，小貴族及中間階級便離叛了。

在胡西運動之中，貴族希望兼併教會的土地，都市中間階級希望從教會財產得到利益，所以參加。他們所構成的溫和黨派，以勃拉格（Prague）為中心。溫和黨的名稱是 *Calixtines* 或 *Utraquiste*。在溫和派之外另有一個民主黨派。他們是農民所構成的。都市下層中間階級及無產階級也參加這個黨派。他們的根據是波希米亞諸小城。他們後來的中心地是塔波爾，他們叫塔波爾派。塔波爾派有無產階級的參加，便發達一種社會主義的傾向。他們反對私有財產制，他們主張一切共有。他們有原始基督教的性質，他們是消費的共產主義，不是生產的共產主義。他們有堅固整齊的軍事組織，他們首先施用礮擊於戰

場。一四三一年，塔波爾軍戰勝於道斯（Taus）。左翼傾向達於最高頂點。溫和派便開始離叛，主張召集公侯、武士、都市商人，共同討論國家的組織。他們開始與敵人妥協了。塔波爾派內部同時也肇分裂。下層中間階級與農民本不注重於社會主義，他們所希望的是和平。而極左之無產階級又沒有集中的生產方法做基礎。社會主義是不鞏固的。在這種內部分裂的危機之中，胡西運動失敗了。

五十年後，在德意志農民戰爭中，情形也是一樣的。中間階級及小貴族以路德的理論為中心。農民與無產者的要求則表現於孟側爾的教義。路德既煽起全德意志之後，他的態度改變了。他最初勸告農民用教皇及大僧侶的血來洗手。他現在却痛恨暴動的農民。他說：「他們（農民）是應當打破，應當公開或祕密殺戮的，無論何人應當打殺他們，好像對瘋狗一樣。」孟側爾態度的轉變却正相反。孟側爾最初向諸侯及貴族表示希望，希望他們反抗羅馬教會；後來

却對於諸侯、貴族及都市資產階級一併攻擊。但是孟側爾所組織的革命階級在當時的德意志還只占人口的少數。他們必須尋求同盟者，他們的同盟者只有在小資產階級、小農民及農業勞動者之中去尋求。然而小資產階級是動搖的。苦鬥十年的德意志農民終於失敗了。(四)

(四) F. Engels, *ibid.* Pp. 18, 73.

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八年墨西哥農民革命也有孟側爾的化身。這便是札帕達 (Zapata)。在革命開始之時，大地主階級的代表者馬德羅 (Francisco Madero) 獲得政權。馬德羅對於土地問題本沒有明確的綱領，他當選為大總統之後，不能給土地與農民。在他的猶疑、反動，尙沒有暴露以前，札帕達會見他，質問他，要求他把沒收的土地給與民衆，他不能予以確實的答覆。札帕達失望歸鄉，便號召一個暴動。他說：「馬德羅與世界應當知道，直至我們得到我們村落的土地為止，我們是不放下我們的刀的。」馬德羅退位以後，繼位者

是胡爾塔 (Victoriano Huerta)，他是舊軍隊的首領，他是舊勢力的分支，他以「政變」迫馬德羅退位。他的奮鬥，是恢復舊制與保持祿位的奮鬥。胡爾塔的軍事反動，引起中間階級的反對。加蘭扎 (Venustiano Carranza) 的反對，並沒有為農民解決土地問題。他與馬德羅一樣，沒有明確的土地綱領。札帕達在此時期反抗馬德羅，反抗胡爾塔，反抗加蘭扎，加蘭扎既沒有農民的援助，不久便為軍人威拉 (Villa) 所逼，退出墨西哥都城，中間階級至此才認識墨西哥農民革命的性質。他們退到非拉克魯茲 (Veracruz) 以後，才作成農業綱領，才發布土地問題宣言，才聯合都市無產階級，才歸還土地於村落農民。中間階級位於農民及有組織的都市工人的援助，才能夠恢復政權。在這個政權之下，乃有一九一七年的憲法。然而中間階級仍畏忌農民的勢力。一九一九年，札帕塔遂為胡爾塔所暗殺。札帕塔死後，直到如今，一般農民還深刻追慕，還迷信他的靈魂仍周遊於其所葬的山巔。他的死是為了一個目的。「農民主義」與「札

「帕塔主義」在墨西哥民衆之中差不多是同辭異名。札帕塔死了，中間階級的政權腐化了。一九二〇年四月，沒有解決土地問題的誠意之加蘭札終于退位。自此以後，大衆的民主的革命衰落，遂入于軍事的反動的時期。(五)

(五) F. Tannenbaum, *The Mexican Agrarian Revolution*. Pp. 156—.

由上述可知農民暴動必須有城市中間階級，下層僧侶及無產階級的參加。農民是分散的孤立的，不慣於團體運動的。沒有他們的參加，便沒有組織和理論的指導。沒有他們的參加，則農民戰爭便不能持久。但是，中間階級是動搖的。革命潮流一旦高漲，則中間階級即捨棄農民，或竟反攻。而中世的無產階級又最複雜的。他們沒有集中的生產做基礎。他們的理想不是生產的社會主義而是消費的共產主義。因此他們的實力薄弱而性質不純。其最下層的游民無產者却是農民同盟者之中最不好的同盟者。他們惡化了農民戰爭。他們一有實力，且易變質爲反革命的剝削支配集團。

第三章 資本主義社會之革命

一 鬥爭的社會階級之出現

資本主義是依鬥爭而發生，依鬥爭而發達，依鬥爭而衰落的。

在資本主義初興之際，新都市的市民（即資本階級）從舊來的市民階級轉化而成。新都市的市民是從封建的地方經濟醞釀出來的民族的階級。他們是從地方限制解放出來的巨大階級。他們與過去的基爾特商人的性質不同。過去的商人是退縮的，懦弱的，羞慚的；他們沒有經營遠大事業的興趣，他們沒有經營遠大事業的能力；他們不願也不能夠負重大的責任；他們不敢逾越他們的「故步」而前進；他們是易與的。他們的敵對方面從沒有認定他們是可畏的勢

力。現代的市民階級卻不同了。他們有遠大的經濟野心，進取的政治活動，參加公務的興趣。這全是資本主義所賜與的。(一)

(1) Guizot, *General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pp. 207, 208.

自新都市成立時起，便開始向封建領主舉起叛旗。都市的富力為貴族所垂涎，不得不施用武力以自衛。自衛愈力，則危險之來襲愈盛。所以都市每得到較多的利益，必須起嚴重的鬥爭。歐洲十一世紀以後都市的自由，是從鬥爭中得來的，——真實的鬥爭，真實的戰鬥，都市向貴族宣告的戰鬥。(二)

(11) Guizot, *ibid.*, p. 129.

法國歷史家幾佐說得好：

現代歐洲實是從社會各階級這種鬥爭產生出來的。在亞洲，一個特定階級完全勝利了，於是身分制度便為這個階級所僭取，而社會便陷於停頓的狀態。謝上帝，沒有這種事出現於歐洲。沒有一個階級全被克服，也

沒有全然克服別個；沒有一個階級有能力屈服別個的；其間的鬥爭不使社會停頓，反促起其進步。(三)

(11) Guizot, *ibid.*, p. 205.

資本主義，是由於自由勞動者與資本的對立而成立的。資本主義的成立，必社會之兩端一爲富一爲窮而後可能。所以資本階級發生發達的軌跡，也便是無產階級發生發達的途徑。現代的資本階級與古代及中世的商人不同，現代的無產階級也與古代及中世的游民相異。現代的無產階級是勞動的階級，是社會所依存的階級。與古代及中世農民及奴隸爲社會一切階層所資以生活相同，現代的無產階級實以其勞動提供一切生活資源於社會各階層。但與古代及中世的游民依賴社會以爲生相反，現代無產階級實担负全社會於其雙肩。在古代，資本愈益集中則生產力愈益衰退，所以無產者愈陷於失望與無力；在現代，資本愈益集中則生產力愈益增進，所以無產者愈有勇氣與實力。古代無產階級的奮

鬥是易熄的，現代無產階級的奮鬥都能持久。並且，古代的無產者不是社會的最下層，在他們的下邊還有農民與奴隸，所以他們在奮鬥中沒有廢止階級制度的決心。反之，現代無產階級則為社會的最下層，一切階級都生息於其身，所以他們有廢除社會階級的意識。(四)

(四)E. Kautsky,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 part 4.

二 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三個勢力

依現代資本階級及無產階級的出現，社會乃有三個勢力，有如鼎足而相與對峙：其一是舊來的特權身分如封建貴族及僧侶，其二是中間階級即資產階級，其三是無產階級及農民。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便是三個勢力全體動員所演成的狠惡的鬥爭。自三個勢力所凝結而成的政治組織來說，在革命過程中，常有保守、溫和與急進的三派。但是中間階級的上層與下層又常分裂為溫和與

急進的兩派。在無產者還沒有成熟的階級意識及獨立的政治活動以前，下層中間階級的政黨常與無產者聯合以取得後者的助力。無產者既已有成熟的階級意識及獨立的政治活動，則下層中間階級與無產者的聯合，易於破裂，而各自構成他們的政黨。

三 革命之初起

但是在革命最初爆發之時，特權階級與中間階級無產者農民之間雖然對立，中間階級與無產者及農民，卻是密切聯合的。隨革命潮流的上升，革命階級纔漸次分化。一六四二年，英國長期國會與查理王的戰爭初起時，國會中的長老派與獨立派還沒有分裂。一七八九年，法國的三級會議開始集會之時，勞動階級尚與中間階級一致對抗封建貴族。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國，左派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直到十月罷工之前，直到革命還沒有使工人去直接實行武裝暴

動以前，總是公開幫助工人的政治運動。這是因為什麼呢？

在一方面，無產階級以參加資產階級革命為有利。在封建制度還沒有肅清的時候，無產階級所受資本主義的痛苦，還比不上他們所受資本不能夠發展的痛苦。因此，無產階級需要資本主義最普遍最自由最迅速的發展。資產階級的革命正是消滅封建制度殘餘的革命，也是最能保證資本主義最普遍最自由最迅速發展的革命。(一)

(一)兩個策略，陳文瑞譯，五二頁。

農民也是資本階級革命的主力。在對於封建貴族的革命中，農民很勇敢的反對貴族，打毀貴族的財產，壓迫貴族的「神聖的」私有權。在這種運動上，他們是革命的戰士。(二)

(二)史列潑柯夫俄國革命，潘文鴻譯，一二一頁。

在另一方面，如果無產者與農民沒有喚起，如果無產者與農民沒有猛烈的

行動，使中間階級有對抗貴族之可能，使中間階級有推翻舊制及建設新制之實力，則中間階級獨自，不能夠做什麼事來的。所以中間階級必須藉助於無產者與農民的行動。(三)

(三) P. Kropotkin,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Vol. I, pp. 3, 4.

無產者及農民是革命行動的源泉。反上，中間階級却多有助力於革命意識之激發。法國革命的思想潮流，是出於中間階級的。克魯泡特金說道：

兩大潮流準備且造成法國大革命。其一，思想之潮流，關於國家之政治改革者，從中間階級而來；其他，行動之潮流，從民衆而來，即從農民與城市工人而來，他們要求他們經濟狀況得到直接而確定的改進。此兩潮流在實現兩者所共同的目的之努力上匯集起來，一時之間兩者相與扶助，其結果即為革命。(四)

(四) P. Kropotkin, *ibid.*, p. 1.

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下層中間階級的知識分子也是重要的革命宣傳者。蘇柯羅夫說道：

資本家因為要造就替自己服務的知識階級，所以把學校公開，使一般人得以入學。但是造就知識階級的中等及高等學校並不是免費學校，農民和勞動者的子弟當然不能進去的。他們每日的生活費尙且困難，那裏還有餘錢做教育費呢？受得起中高等教育的人，只有商店主、僧侶、都市的家主、貴族，改革後小地主中的富裕階級，及各種小所有者的子弟罷了。於是改革後，又生出一種小有產階級來。……小有產階級生來就覺悟他們的境遇，並且看過與他們同等的人所遭逢的運命，所以對於大資本階級又怕又恨。他們多準備參加無產階級對資本階級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俄國的小有產階級已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學得社會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的理論是發揮他們肚皮裏牢騷的一個好根據。（五）

(五)俄羅斯的革命經過，朱應賢譯，五二至五五頁。

四 革命之發展——民衆之推進

中間階級與無產者及農民開始向貴族鬥爭了。中間階級希望藉無產者及農民的力量以取得政權。然而前者與後者對於封建殘餘勢力的態度是不同的。後者要求將封建殘餘勢力澈底肅清。反之，前者卻

寧可使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各種必要的改革，不用革命的方法來進行，而用改良的方法，漸漸地，戰戰兢兢的來進行；使這些必要的改革，對封建制度的「尊嚴的」機關，要盡量的謹慎；使這些必要的改革，對平民自動的革命性和自動的精神能力，要盡量的少發展些；因為不如此，工人們便容易「把所荷的鎗由右肩轉到左肩」，這就是說，容易利用資產階級革命所給予的武器，和資產階級革命所給予的自由，及封建制度推

翻後所建設的一切新機關，倒轉來反對資產階級自己。(一)

(一)兩個策略，五三，五四頁。

中間階級這種戰戰兢兢地改良的態度，在英國革命及法國革命中，表現得最爲明瞭。這種態度是不能推進革命到徹底破壞封建殘餘的程度的。推動革命向前邁進的，不是中間階級，而是無產者及農民羣衆。克魯泡特金說道：

英國革命建設了中間階級的政權，這是無疑的，但是這個權力只是與土地貴族平分取得的。這個革命雖給予英國中間階級一個工商業繁榮時期，但是這繁榮之取得，是有條件的，即中間階級不得依於侵害貴族的土地特權以自利。反之，中間階級卻幫助這些特權至少在價值上增加起來，他們幫助貴族依圈地法取得公有地的合法占有權，夷農業人口於貧困之域，使其乞命於地主，且強迫其中大部分向都市移居，以無產者的地位乞命於中間階級工業家。

我們現在知道法國中間階級，尤其是從事工商業的上層中間階級，在革命中願意模仿英國中間階級。他們也是甘心與王室及貴族成立妥協以取得政權。但是他們這事並沒有成功，因為法國革命的基礎幸而比英國革命的基礎廣大得多。在法國，革命運動不止是為獲得信教自由的蜂起，甚且不止是為個人獲得商工業自由，也不是為組織市政權於少數中間階級之手的蜂起。這是一個農民蜂起，是民衆為取得土地占有，為使土地從其所負擔的封建義務解放出來的運動；在全運動中雖然有個人取得土地的有力的個人主義成分，但同時又有共產主義的成分，即全民衆對於土地的權利，——我們將看見貧苦階級在一七九三年大聲疾呼地主張這個權利。(二)

(1) P. Kropotkin, *ibid.*, pp. 36-97.

巴士底獄的攻取及省區的農民蜂起，實為推動法國革命向前邁進的成因。

倘沒有巴黎平民的壓力，則路易的退位是做不到的。雖然各省區有農民的蜂起，而三級會議仍沒有肅清封建特權的決心。貴族不是爲了慷慨仁慈而一夜放棄許多特權。貴族怕的是無產者與農民的威力。不獨貴族怕他們，中間階級也怕他們。

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也不能獨成例外。俄國的中間階級還趕不上法國革命中的中間階級的勇敢。這是因爲什麼呢？

農奴制度的專制政府的破壞，是有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的。但是第一，資產階級總還不覺得肅清農奴制度的必要。雖然專制政府並不願犧牲地主的利益而取消對農民之農奴式的剝削，但事實上不但允許資本主義之發展，並且還極力幫助他。第二，專制政府漸漸允許資產階級參加政權。第三，大部分有勢力的資產階級都是恐怕農村革命的。第四，資產階級看著工人革命運動的前途是非常驚駭的。以上便是資產階級反對革

命的原因，至多牠只能利用革命力量以滿足本階級些小的利益。所以左派資產階級企圖在羣衆革命運動高漲的時候，得着專制政府的政治讓步而平分政權。

立憲民主黨依工人運動的發展，由專制政府得着了許多讓步，得着了國會。專制政府所以給這些讓步的原因，當然是因爲牠受了工人羣衆的壓迫。

(三)史列潑柯夫俄國革命史一三六至一三八頁。

五 革命階級之分裂——急進派之進取

民衆推動革命前進的時候，特權階級是後退了。與特權階級的後退同時，中間階級與無產者農民分裂；中間階級的上層也與下層分裂。下層中間階級依無產者農民的力量以執政權，追隨革命潮流，到達最高頂點。

本來，中間階級在無產者及農民推動之下，向前邁進的時候：他們對於無產者及農民已懷恐怖。溫和派即上層中間階級提出秩序的口號，指斥下層中間階級即主張訴諸民衆的急進派爲無政府主義者。

自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巴黎民衆監禁路易十六之後，上層中間階級所佔領的國會與下層中間階級所領導的巴黎公社，便有對立的形勢。下層中間階級與民衆已表示不信任國會的意思。革命權力已勃興與合法權力相對峙。馬迪耶說道：

幾隆黨是合法主義的黨，否認那些非常的「革命的」辦法，爲公社所曾行而又爲山嶽黨所承繼的辦法。這些辦法便是：在經濟社會方面，對於商業自由的限制；在政治方面，宣布一切反對現政府者爲嫌疑犯，限制個人自由，設立非常管轄，嚴格抑制地方權力以集中權力，簡言之即「公安」政策。兩種綱領的對抗，是利益的根本對抗之表現，——是階級

鬥爭之表現。公社及從公社而生的山嶽黨代表下層諸階級（手工業者、工人、消費者），他們都是從戰爭及其結果而受損害的：即生活費之增高，工作之缺乏，薪金收入之不能安定。國會及其所生之幾隆黨代表工商業及有財產之中間階級，他們力求對於他們所受的限制及障礙與沒收而保護他們的財產。(一)

(1) Mathi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164.

到了幾隆黨在議會占了多數，因此執掌法國政權之後，他們努力壓制山嶽黨。他們說：

有一個黨，黨中的人都是極端主義者，他們微少的收入使他們傾向於無政府。

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之中，布爾雪維克也曾被指為無政府主義。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開始時，有三個政治勢力。

這三個政治營壘，三個政治勢力是：（一）沙皇帝制，封建地主階級的首領，舊官僚及高級軍官的首領；（二）十月黨及立憲黨所代表的資本家階級及地主，以小資產階級綴其後；（三）勞兵代表委員會，於全無產階級及全貧苦人口中覓其同盟；——這三個基本政治勢力即在「第一階段」的初期已經顯明出現了。（二）

(11) The Revolution of 1917, "Letters from afar," Vol. I. p. 29.

活動於其間的政黨可分四派：

（一）在俄國，主要的政黨派別是什麼？

A 立憲民主黨之右的政黨派。

B 立憲民主黨及其隨從諸政派。

C 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及其隨從諸政派。

D 布爾雪維克。

(二)他們代表什麼階級？他們表示何種階級立場？

A 封建地主，及資本家階級最落後的部分。

B 整個資本階級，即資本家，及資本家化的地主。

C 小有產者、中小農民、小市民、以及受資產階級影響的一部分工人。

D 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工錢勞動者及最貧苦的農民。(三)

(三)The Revolution of 1917, Vol. I. p. 158

自沙皇退位以後，俄國便只有兩個權力相對立。其一是立憲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等政派所支持的臨時政府，其二是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與布爾雪維克所競爭的勞兵代表委員會。在七月以前，勞兵代表委員會還是支持臨時政府的。七月以後，前者漸與後者相對抗。然而在四月間，列甯已指出非了解這兩個權力之對立，則革命便不能發展。他說道：

使我們的革命這樣顯然奇特者，便是牠已經建立了二元權力(Dual power)。(四)。這個事實必須首先把握着。……什麼構成二元權力呢？在臨時政府即資產階級政府之旁，已發達了另一個政府，牠還是很弱，還在孕育之中，但卻是真實而且在成長中的政府——，勞兵代表委員會。(四)

(E) The Revolution of 1917, Vol. I, p. 115.

布爾雪維克主張運用勞兵代表委員會的力量以推翻臨時政府。所以支持臨時政府的政黨叫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到了夏季，

很顯然的，在政府後面站着這蘇維埃，在那個組織之前，政府是無力的。政府向於蘇維埃之屈從，在工人農民和兵士都很明瞭。蘇維埃掌握着權力，而責任則歸於政府。(五)

(五) Mavo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132.

布爾雪維克雖然早就提出「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的口號，但是直到九月

間，牠才在勞兵代表委員會中伸張勢力。(六)

(*) Mavor, Ibid, p. 134.

「二元權力」在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雖沒有人明白指出其深遠的意義，但是在革命發展的時候，這種對抗可以說是一個常例。上面已經把法國與俄國革命發展中二元權力的事實說過，我們試再追溯到法國革命以前，我們更看出英國革命發展中國會與革命軍的對立。

長老派統制國會，而國會軍隊却變為獨立派。……這新軍大部分是從下層中間階級補充的：手工業者、鞋匠、銅匠、屠夫、馬車夫，比什麼東西都容易變成獨立派；他們都是感受了英國人自由的呼籲去當兵的。全體國會軍隊約計有八萬人。這新模範軍不過居總數四分之一，但是牠在精神上、組織上、指揮上都較為優越，致成為國會的實力之所寄。在最初，這些兵士只要求他們的信仰自由；但是不久在軍隊中却傳播了李爾

朋（John Lilburne）諸人，即所謂平等派者的教義；這個教義指示了他們，除非他們再進一步，依普通選舉以取得政府的統制，則他們的宗教是沒有保障的。……獨立派的軍官對於兵士平等主義的急進要求，並沒有一點同情。但是克倫威爾與其同僚在國會中與長老派的鬥爭，迫使他們不得不與兵士來妥協。（七）

(十) F. C. Dier,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New York, 1929, pp.

262, 263, 264.

托洛斯基也說得很明白的。他說：

克倫威爾的軍隊是將他的黨含括在內的，所以他的軍隊的本身才是一種真正的勢力；清淨教派的軍隊收議會將歸自己勢力之下，使之參加革命，這是我們所知道的。這種軍隊曾經從議會裏排除過十一個長老派議員，因為他們是右派分子。長老派是英國革命的緩進派，他們想喚起大

家叛英國議會。那殘廢的議會使向軍隊保護之下安身，於是更使自己處於附屬的地位了。克倫威爾也受軍隊的壓迫，尤其是受那決絕的左派軍隊的壓迫，不得不將查理第一處以死刑。革命的刀槍很神妙的用聖歌包裹起來；但是刀槍的效力究竟還是勝過了聖歌。後來克倫威爾部下的蒲來得大佐又將議會包圍起來，武力驅逐了八十一個長老派的分子。這一來，議會只留得一片影子了。議會裏都是獨立黨人，換言之，都是贊成克倫威爾和他的軍隊的人；但是正因為這個原因，議會雖然發起了推翻王權的大奮鬥，到了成功的時候卻不成什麼獨立思想和獨立的所在了。(八)

(八)英國帝國主義的前途，張太白譯一六五頁。

六 急進派之執權——革命之轉化

「二元權力」是不能夠長久對峙的。溫和派與急進派的對立，換句話說，中間階級與下層中間階級的對立，或者是資產階級與無產者農民的對立，是必須解消的。對立解消的方法便是下層中間階級的執政，更轉向於無產大眾的執政，換句話說，即急進派的執政。

英國革命發展之中，由國會與國會軍隊的對立，轉化爲克倫威爾的獨裁。

克倫威爾的清教共和國是克倫威爾個人的獨裁麼？不是的。托洛斯基說道：

「唯有一個獸子，一個蠢物，或是一個費邊派的人，才會認克倫威爾不過是「個人的專政者」。就事實而論，我們要知道，在那極端騷動的社會狀況之下，這種個人專政不過是代表階級專政，惟有這種辦法才能使一國的發展不爲舊來的阻力所礙。(二)」

(二)英國帝國主義的前途一六六頁。

在法國，國會與公社的對立，也終於轉化爲羅伯斯比的專政。一七九三年

五月三十一日的蜂起便是下層中間階級及無產大眾對中間階級的攻擊，雅各賓黨對斐隆黨的驅逐，下級中間階級的領袖羅伯斯比和Sans culottes所愛戴的馬拉的勝利。試看這無產者領袖在斐隆黨被逐後向雅各賓黨的演說，他說道：

我們給予革命以一個大刺激了。現在國會要做的，是確立公眾幸福的基礎。沒有比這事再容易的；你們只要拿定主意我們希望那叫做Sans-culottes的一切市民能夠享有幸福和安慰。我們希望這個有用的階級爲富者各依其能力來扶助。我們不希望破壞財產權。但是，什麼是最神聖的財產權呢？這便是生存權了。我們希望這個權利受人尊重。(1)

(1) P. Kropotkin,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Vol. II, pp. 404, 405.

由此我們看得出由一七九三年六月到一七九四年七月所謂恐怖政治，乃是在無產大眾督促之下的下層中間階級獨裁。戰爭和恐怖並不是這時期主要的事情；主要的是土地財產之分配，及法蘭西之民主化與世俗化。

然而無一大眾決不以中間階級的急進派執政爲滿足。克倫威爾雖藉平等主義派的實力以底於成功，但是他的成功，只是以刷新中產階級的社會爲目的。社會構造並沒有完全改造過來。

內戰在變更社會構造上並沒有成功。大土地財產沒有觸及，領主與紳士仍控制地方的生產手段，並規律鄉村生活。在這個寡頭政治基礎上，君主政治是必然以最適當最合用的政府形式而再現的。(三)

(11) Diez,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p. 265.

山嶽黨在五月三十一日以前，看見了革命爲幾隆黨所障礙，便藉取社會主義派及 *Emancipators* 的幫助，攻擊幾隆黨。幾隆黨所以指斥山嶽黨是無政府主義者，就是因爲山嶽黨和社會主義派在主張上還沒有分歧，因爲山嶽黨要得到社會主義派的協助，所以也主張對私有制度加以抑制。到了幾隆黨失敗以後，山嶽黨所領導的議會，乃轉而以威壓的態度對待社會主義派。議會竟對於後者所

主張的土地公有政策，加以明白的打擊。一七九三年三月十八日議會議決道：凡提出農業法，或對於公有或私有土地財產權有所顛覆者，處死刑。

這樣一來，下層中間階級便以其向幾隆黨者轉向於無產者農民鬥爭了。羅伯斯比在議會中不斷的攻擊加克魯斯（Jacques Roux）一班社會主義者，指為叛賊。巴黎的民衆知道他們所盼望的「實際的平等」已經無望了。同情於社會主義派的黑爾柏爾特派（the Herbertists）乘了這個時機，向公社各區分部發展勢力。這個派在雅各賓俱樂部漸占優勢，而與當時的右派即但登（Danton）一派發生鬥爭。黑爾柏爾特派既取得公社的領導，便企圖促起第三次的蜂起。羅伯斯比雖與但登衝突，但是兩派卻一致向黑爾指爾特派奮鬥。羅伯斯比派勝利了。三月二十四日殺却黑爾柏爾特派首領，三月三十日又逮捕了但登一派的分子，四月五日就刑。克魯泡 寺 金說得好：

在事實上，（公安）委員會向於公社之勝利乃是秩序的勝利，在一個革

命之中，秩序的勝利便是革命時期的終止。也許還有少許的震動，然而革命終止了。(四)

(四) P. Kropotkin,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vol. II, p. 549.

法國大革命的終局是如上所述，在民衆的要求與勢力受了抑制以後，小資產階級的獨裁也相隨破毀。在俄國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的工人武裝暴動雖然失敗，一九一七年資產階級革命向於無產階級革命的轉化，卻成功了。換句話說，一七九三年的小資產階級極左派巴黎公社乃至一八七一年的無產階級公社雖然都失敗了，然而一九一七年的彼得格勒勞兵代表委員會却成功了。在法國，政府壓倒了公社而革命即歸終止；在俄國，「公社」克服了政府而革命遂更發展。本來，資產階級的政府與無產階級的「公社」之對立，決不是能夠長久存在的局面。

二元權力只不過表示革命發展中的一個過渡的瞬間，即革命已經超過平

當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又沒有達到「純粹」的工農獨裁的瞬間。(五)這決不能夠長久存在的，二者之中必須破毀一個。革命的衰落或發展便決定於破毀的是那一個。

(五) The Revolution of 1917, Vol. I. p. 133.

七 革命之衰落——保守派之復起

兩極端勢力在革命過程中是互相照應的。對民衆的打擊便是說反動派要復起了。詳細些說，保守派退去以後，急進派要攻擊溫和派，必須藉助於無產大衆及極左派的勢力。溫和派失敗以後，急進派要轉回來反攻極左派時，不獨溫和派要復起，連保守派都要復起。兩極端勢力在革命過程中是這樣互相照應的。

恰好像克倫威爾死後，查理第二便輕輕的繼起王室一樣，羅伯斯比壓制了

社會主義派及黑爾柏爾特派之後，他的政權也傾覆了。浴月九日以後，不獨中間階級恢復了政權，並且，

反動不久便明白地變成王黨的了。王黨不復隱匿，卻公然穿着灰色大衣帶上綠徽，且虐待一切所謂「恐怖主義者」——換句話說即共和主義者。大批及零細的殺戮起來了。凡是幫助處國王以死刑的——或是在他逃往瓦倫以後幫助捉他的，凡是參加過王宮的攻擊的，都被王黨指控，而生命是無告的。(1)

(1) P. Kropotkin,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Vol. II. pp. 570, 571.

反動到王黨的出現，是必然的。謀殺羅伯斯比的山嶽黨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他們想保持革命精神，他們想繼續革命行動。但是他們終竟證實他們的努力是徒勞的。

推翻羅伯斯比的領袖並不贊成反動。反之，他們是一樣而且更加促成恐

怖政治，並且希望其進展的。他們真正是怕王黨的復辟，外國的陰謀，革命領袖的殺戮，與所謂「戰敗主義者」，以及其他的反動。魯雪（Louis Chet）於八月十九日，羅伯斯比死亡只三星期，向議會作長篇的演說，主張繼續那「公正而深沉的馬拉所不斷喚醒我們的確定的嚴厲」。現在他們以爲高舉馬拉的回憶於羅伯斯比之上是有望的。因此一七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即革命年之末一日，議會以莊嚴的典禮，徙馬拉的遺體於 Pantheon 即革命紀念館。

但是這不過是山嶽黨防禦戰最後的一彈。即在他們被殺以前，對於恐怖的反動已取確定的步驟。統袴少年表示了輿論之所在，在他們之中，溫和派甚至於王黨，出現於市街，且出頭於議會。……一七九五年三月，山嶽黨領袖本人也逮捕了。反動是澈底的。(二)

(11) Gottschalk, The Era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267, 268.

但是自攻擊巴士底獄起屢次表現勇敢的英雄的氣概的民衆到那裏去了呢？

佛來翁 (Fleury) 所組織的執務少年統治了巴黎，工人呢？眼見得革命被征服了，爬回到他們的茅廬下面去靜候再起的機會。(三)

(ii) P. Kropotkin, *ibid.*, Vol. II, p. 570.

然而再起是不容易的。山嶽黨殘餘分子在巴伯夫 (Babeuf) 聯絡下的陰謀叛亂 (一七九七年五月)，因為民衆的冷淡態度，終竟沒有成功的希望。(四)

(四) 布洛斯拉國革命史，孫望濤譯，六五五頁。

革命民衆的消沉，反映到革命的政治組織上則為革命黨的消沉和破碎。試看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的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九年是社會民主勞動黨

沒有希望、分裂、墮落、衰頹的時代。無論何人不信革命，不信黨。在當時，布爾雪維克之中，關於杯葛，非杯葛，合法的可能性之利用或不

利用之點，開始分裂。孟雪維克之中，也分爲兩個基礎的陣營，即清算派與黨孟雪維克之二者（五）

斯托利賓反革命時代是黨的存在最危險的時代。若回顧當時，我們可以斷定在這個困難的時代，整個的黨是不存在的。黨分裂爲多數小集團，這種小集團與一八八〇年間及九〇年間的小集團不同，在革命大失敗以後，一般的空氣是極端悲觀的。（六）

（一）季諾維也夫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史，川內唯彥譯一九一頁。

（六）同上，一九九頁。

革命失敗了。此時除了從頭再幹外沒有別的方法。在第一次革命失敗以後，第二次革命未起以前，只有一個必要的工作。這便是

對於過去革命爆發及失敗的原因之研究；這些原因不能夠從幾個領袖的偶然的努力、才能、過失、錯誤、或背叛去尋求，而要從革命國家的一

般的社會狀況與生存條件去探討。突起的運動不是個人的工作，而是每一個國家多數階級不大明白瞭解而顯然感覺之國民的要求與必要之必然不可抗拒的表現，這是到處都承認的事實；但是，你要探問反革命成功的原因，則你所遇見的答案卻是某市民某先生「出賣」了革命。依情形之不同，這個答案或者對或是不對，但是牠並沒有解釋出什麼來，——抑且沒有指示「民衆」爲什麼會讓自己被人出賣。(七)

(7)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pp. 14, 15.

八 民族革命

革命的初起、發展、轉化及衰落的過程，已如上述。上述的過程對於民族革命也是同樣適用的。民族革命不是離開上述過程而獨立存在的過程。民族革命必須以上述革命過程爲內容。美國獨立不是民族革命而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

命。墨西哥革命是民族革命，而其內容却是一個農民革命。譚內波恩說得很明瞭的：

美國及法國革命的影響，尤其是拿破崙在西班牙的影響，一八一二年西班牙的自由主義憲法，及該國教會土地之沒收，這些相合而刺激墨西哥國內的運動，牠是農業的同時是民族的。(一)

(1) F. Tannenbaum, *The Mexican Agrarian Revolution*, p. 8.

法國革命也帶民族主義的性質。逃亡的貴族，勾結英國及普魯士等國的國王，出兵向革命的法國進攻。巴黎民衆的精神，從一七九一年十一月，以及一八七一年三月，確有英雄表現。巴黎無產平民這種英雄的行爲把法國從隣國君主的鐵拳底下救出來了。然而一七九一年的運動是民主革命的一環；而一八七一年的運動又是向於社會革命的邁進。

土耳其的革命是典型的民族革命。然而青年土耳其黨一八七六年的革命終

於制定憲法，召集國會。一九〇八年的革命表現為護憲的運動。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是內爭外戰一起來的，而革命所建立的昂哥拉政府，是民主政府，與君士但丁堡的協約國傀儡專制政府相對立。一九二三年蘇丹政府滅亡以後，基馬爾的獨裁政府仍取國民議會政府的形式。由此可見土耳其革命是以民主革命為內容。民主革命產生一個獨裁政府，也不外民主革命公例之適用。克倫威爾，羅伯斯比，以及羅馬的該撒，法國的拿破崙，這都是民衆蜂起及民主革命所孕育出來的獨裁者。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革命轉化而成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在性質上是不帶民族主義性質的。在三月革命以後，臨時政府及聯立政府仍然繼續對德戰爭。布爾雪維克是反對戰爭的，因此被政府指為「戰敗主義者」和奸細。布爾雪維克的答覆是什麼呢？他們答覆道：「我國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但是，無產階級革命因此便不帶民族革命的意味嗎？否。

關於蘇維埃政府所以鞏固的原因，洛托斯基說道：

最近十五年來，世界已經深刻的變形了。強的更大大的強了，弱者更無比的弱了。爲世界統治而爲之鬥爭已經臻於高度了。這個鬥爭的階梯已經在弱小落後的民族背脊之上通過了。在世界上，俄國不能夠占居那沙皇俄國在大戰前途中所必將占居的三等國地位。資本主義俄國必定是隸屬的資本主義、半殖民地，無前途之可言。俄羅斯第二在今日將只能居於俄羅斯第一與印度之間。國有工業及國際貿易國營之蘇維埃制度，姑無論其一切矛盾與困難，是對於國家勞動及經濟的獨立之保障。不是爲了社會主義，而是爲了那愛國主義而站到蘇維埃這邊來的許多民主主義者，也懂得這一點。多數的技術及知識的力量都是屬於這個範疇的；無以名之，名之曰「逐後塵」的新派著作家亦然。(二)

(二) 蘇俄之前途，方岳譯載新生命月刊二卷八號。

對於國內民族，布爾雪維克力主民族自決自治及分離權。列寧說道：

俄羅斯內的自由愈大，則共和國對於非大俄羅斯民族的分離之承認愈為決定，而別的民族之與我結為聯邦將愈為有力，彼此衝突將愈減少，真正的分離將愈稀見，此種民族與我的分離時期將愈縮短，在長遠前途中俄羅斯工農共和國與其他民族的共和國之友誼的聯合將愈為鞏固。(三)

(11) The Revolution of 1917, Vol. II. p. 39.

至於反革命階級才是破壞民族的。法國貴族勾結外國來干涉法國革命，前面已經提過了。土耳其的蘇丹甘作協約國的傀儡，前面也提過了。求民族的解放，必先打破國內勾結外敵的反革命政權。因此，民族革命的內容，只不過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隨革命的發展，向於無產階級社會革命而轉化。

第四章 中國之革命

一 前資本主義社會之革命

a 此時期革命之特徵

中國三百年以前之革命，最好引同盟會宣言以指示其特徵：

前代革命，如有明，祇以驅除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尙當變更。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爲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爲英雄革命，今日爲國民革命。

b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變更

前面說過：

嚴正意義的革命，不止於政治形式及統治者的變更，並且變更制度，從一階級移轉財產於另一階級。

在中國史上，相當於這種意義的變更，只有秦的統一。但是秦的統一，卻是一隅向全國的武力征服，而不是革命。自秦的統一失敗以後，由漢代的成立起，到有明勃興止，沒有合於這種意義的革命。太平天國運動與此相符，然而又失敗了。其間的變更，共可分為下列的四種：

- 1 轉移政權而不變更財產關係者，如劉邦之興起是。
- 2 變更財產關係而不變更政治組織者，如王莽之改制是。
- 3 再建舊來之政治組織與財產關係者，如劉秀、曹操之運動是。
- 4 游牧部落之征服，如五胡、遼、金、元、清，以及其後之民族革命。

本節將對這四種變更，各舉一典型的史實。於史實的分析之中，指出中國之革

命何以從不能變更政治組織同時變更經濟組織，何以每終於專制之再建及商人地主統治之再建。

c. 中國古代的社會

自秦以後，中國社會組織已不是封建制度。中國社會已是商業資本所支配的小生產制。土地私有已經成立。土地買賣已經自由。商品經濟已經從黃河流域開始向長江以南開拓市場。大手工業如煮鹽、冶鐵、開礦，已經出現。

因為生產主要的是小生產制，所以生產是地方的。因為商業資本逐漸開拓全國的市場，所以交換是國民的。由交換來說，國民經濟似早已萌芽。在戰國末年，荀子已經指出這個現象。他說：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紵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

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王制）

到了前漢初期，司馬遷也說道：

夫山西饒材竹穀繡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犀璠瓊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茶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實有政教發微期會哉。（史記貨殖傳）

但是由生產來說，地方共同體仍然是生產的組織。甘肅之畜牧，關中河北之農耕，山東之魚鹽，楚越之漁獵採伐，蜀與南陽之冶鐵，生產方法，各地懸殊。而大抵都是不能脫離地方環境之手工勞動。生產者只有株守地方，坐受商人的顧買。

小農場的耕種是由自由農民及佃戶擔任的。大規模的生產是使用奴隸。礦

業奴隸如蜀卓氏之家僮千人。農業奴隸如任公之家約下的家人。而商業經營也用奴隸，如刁間之豪奴，白圭之用事僮僕。

奴隸制度之盛大，由家事奴隸的數目而可知。呂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僮數千人、張良家僮三百人。

生產勞動者是奴隸與農民。小有產者不能與奴隸所有者競爭。自由的貧民也不能與奴隸競爭。因為，奴隸除了由主人給予衣食住必要生活資料以外，一切生產，歸於主人，而自由勞動者所需之生活資料較多，而勞動力之報酬亦較多。所以，大工商業常用奴隸而不用雇工。小生產者的生產品生產費高，不能在市場上與奴隸的生產品競爭。他們破產了。

d 秦漢之轉變

農村的破產地主、失地農民，都市的破產手工業者及小商人，都集中於都市，構成自由市民，實即為游民無產階級。

這種都市無產階級與現代無產階級性質不同。現代無產階級是社會生存的基礎，是勞動的階級。當時的都市無產階級則不然。當時的社會生存，全賴於農民及奴隸。商人、工業家、地主、皆賴奴隸及農民的勞動生產物及勞動以爲生。無產市民則仰給於富人的賙濟及國家的救恤。他們不感覺社會生存，有賴於自己。他們反依賴社會以爲生。他們「不事生產」，把生產的負擔脫卸於農民及奴隸。

現代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所養成。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是生產集中，而消費則個別化。所以現代無產階級的理想是把高度集中的生產移歸社會所有。反之，古代游民無產階級則爲財富集中而生產分散的產物。他們的理想是如何分配這集中的財富及如何占有這分散的生產。並且，現代無產階級是社會的最下層；而古代游民無產階級則尚有奴隸與農民在其下。現代無產階級希望廢止階級，因爲一切階級都是建設在他們身上的。而古代的游民無產階級不

主張廢止身分的差別，以保持奴隸制度。

在秦漢時代，流動財富雖集中於都市，而生產則以農村為重心。生產分散於農村，所以地方共同體還是社會的基礎。這與現代社會不同，現代社會的重心已由農村移轉到都市。所以，現代都市是政治活動的中樞，而古代國家仍然以農村為基礎。現代無產階級對於社會漸有深刻的意識，而秦漢時代的農民都局限於地方共同體之內，沒有全國的聯絡，與整一的策動。革命的發動常從各地方共同體小規模的做起，不能叫做現代意義的社會運動。現代社會運動每以社會改革為目標，而古代的農民戰爭，常止於改廢特殊的法制及驅除特定的人物。

了解了古代無產者及農民與現代無產階級不同之點，我們便可以了解為什麼在秦漢時代，以無產者及農民構成的軍事勢力，會受少數人的利用，使其由被治者的地位，依革命的發展，而直接轉變為統治剝削者。

劉邦及其所領導游民無產者及農民起兵的目的在廢除秦代的苛政，及分配集中於少數豪富之手的土地，且取得國稅徵收機關；不在廢止階級剝削、奴隸制度、商人資本、專制政治、貴族特權。

在這種情形之下，恢復六國貴族的統治來壓伏平民的衝進，是不可能的。只有把國家稅收和土地財產公開於新興的無產游民與農民之前。劉邦之「豁達大度」對於這一點確有用處。試看他的成功政策：

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留侯世家）

由此種成功的戰略觀之，漢興以後，已經不能夠繼承秦代不予土地於人的純粹官僚政治了。換句話說，新軍事貴族的分封成了必然的趨勢了。

e 王莽的改制

新軍事貴族的分封，是不是與舊封建制度一樣的制度呢？不是的。土地已離世襲地主之手而為自由買賣的標的物、地租已分裂為地租與地稅、農奴已化為地主自耕農與佃農、自足經濟已為商業資本所侵擾、封建莊園制度的再建是不可能的。新封建制是不是與舊封建制度相反的制度呢？不是的。對農民的剝削，還是徵收現物地租與徭役。對農民的賦稅還是徵收現物地稅與徭役。換句話說。對農民的剝削還是與從前一樣的。

流動財富雖漸漸集積到商人手裏，而生產則完全有賴於農民與奴隸。社會既大部分都行穀帛經濟，則貴族的俸給、政府的經費、官吏的薪水、軍隊的餉項，都只是穀帛。這穀帛是取自農民與奴隸的了。然而穀帛還不夠。農民奴隸的勞動生產物以外，還需要農民奴隸的勞動力本身。

都市無產者與農民所編成的軍事勢力勝利了。但是，還沒有施用勝利所得

的政權來改革土地制度、及依存於土地制度之上的社會構造之先，先要維持這個政權。維持這個政權，必須徵收農民及奴隸的勞動生產物和勞動力。換句話說，要維持這個政權，必須使游民無產者及農民所編成的軍事勢力轉變為對於農民及奴隸的支配者與剝削者。——由革命轉變為支配剝削，始可獲得勝利、始可保持政權。政權獲得了、維持了、斷不能施用以改革土地制度及依存於土地制度之上的社會構造。又何況都市無產遊民，本沒有廢除社會階級制度的意識？農民把世襲貴族的土地分了，但是，商人資本的發達，卻迅速使土地集中於貨幣持有主之手。

漢興不過二百年，土地兼併與豪商侵陵的情形，成什麼樣子了呢？農民破產為奴隸與游民。奴隸列於市肆，與牛馬同關。而豪富田連阡陌。大土地所有人，商人資本案，奴隸持有主，如南陽樊氏，其豪富有如左記：

開廣土田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

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牛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後漢書卷六十二）

社會之一端爲豪富。社會之他端爲貧窮。

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姦。（前漢書卷九

十九中）

換句話說，富者不事生產，貧者喪失生產手段而成爲怠惰的游民。社會矛盾已開展到必然爆發的程度。社會改革是必要的。

但是，社會改革是運用舊來的權力來施行？還是運用被壓迫民衆的權力來施行呢？

固有的國家組織是集權的宮廷所發動的官僚組織。封君階級早崩壞於武帝之時。宮廷集權已成熟於宣帝之後。宦官及外戚左右宮廷，因即以左右官僚組織。官僚組織好像一個機器；只要發動者來發動，便可以運行前進的。好像發

動者變更了，便可以實行社會改革了。空想的士人遂決定擁護執權的外戚來運用這龐大的機器，以行改革。四十萬人上書稱頌王莽，不是偶然的。劉歆與楊雄追隨王莽，也不是偶然的。

王莽的重要改革第一是王田制。

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漢書卷九十九中）

第二是禁止買賣奴隸。

更名奴婢曰「私屬」，不得賣買。（同上）

且改良奴婢的待遇。試看他自己對於奴婢的態度可推知。

哀帝時，莽退就國，（其次子）獲殺奴，莽切責獲，迫令自殺。（廿二史劄記卷三王莽自殺子孫條）

第三是行六筭之制，以摧抑商人資本，對於專山澤之利者重加課稅。

這些改革是必要的。其餘擾害社會經濟的如屢改幣制之類，自然不是必要的制度。

然而官僚組織，是不宜運用以改革社會組織的。官吏看來好像是馴服的機器，其實是一具榨絞民衆的機器。官僚是以俸祿爲生計的。俸祿卻出自農民與奴隸。不剝削農民與奴隸則官僚組織便不能存在。要發動官僚組織，必須有俸祿的頒給，與地稅的賜與。這種組織，在社會改革時必先破壞才可以期望改革有效。王莽卻不然。他雖然改定官名，卻保持固有的官僚組織。因之，一切改革，都只有給與官僚以姦利的機會之效果，而實惠不能溥及於民衆。

郡吏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猖夏以來，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爲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幾以禁姦，姦愈甚。（同上）

王田制既侵害地主的財產，地主又多兼官僚，所以官僚也怨恨。只有藉改革爲姦利的官僚得到利益。至於農民則沒有實益可得。而商人資本的摧抑，只有破壞農業金融的半面結果，卻沒有積極的制度來救濟農業經濟因此所生的缺陷。所以改革的結果，是地主的怨恨、官僚的背叛、姦吏的搜括、農民的流散。於是赤眉、銅馬、新市、平林、大批的游民無產者與農民，以及劉秀等的豪族地主，都蜂起暴動。王莽由漢代宮廷所奪下的政權便崩潰了。

f 豪族政權之再建

這時候，是再建豪族統治呢？還是再建平民統治呢？是地主勝利呢？還是農民勝利呢？掌握經濟力的是豪商地主。他們都聚衆保營。離開生產手段的游民無產者及農民有什麼可以憑藉呢？

游民無產者與現代無產階級不同。現代無產階級的革命，是在生產機關之中實施的。他們罷工，則社會的生產停頓。游民無產者則不然。他們從來是在

生產機關之外的。他們的革命，只是使掌握生產機關的人們，及直接生產者都發生恐慌，卻不能夠收單純地直接地顛覆資產階級的效果。一切生產者都在恐怖威脅之中的。農民雖與游民不同，農民是直接生產者。但是農民從事戰爭太久，則耕地荒廢。離開土地，則農民沒有實力。

在生產手段分散的社會，分散的生產手段所有人實獨有經濟力。所以，聚衆保營的豪族有左右革命的實力。聚衆保營的豪族願意做什麼？不用說，他們願意再建商人地主的統治。他們願意以本階級的力量再建本階級的統治。

王莽顛覆的當時，一切起兵的都自稱劉氏。但是其中最純粹的地主集團則爲劉秀的軍隊。劉秀的集團以地主爲首領，所以他們獨有儒者的氣象，易得豪族的信任。廿二史劄記卷四：

西漢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諸將帥皆有儒者氣象。試看這種軍隊入長安時，長安豪族的喜氣即時溢於眉宇。

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於繡襦，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劉秀受更始命爲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儀。」由是識者皆歸心焉。（後漢書卷一）

由此強宗右族皆歸劉秀。劉秀遂得以再建豪族士大夫的統治。豪族士大夫統治的再建，對於農民是不利的。這種統治必須鎮壓農民戰爭，始能建立與維持。試看劉秀稱帝十六年，農民仍大規模的暴動。若與前漢初年相比較，則差別是很明白的。劉邦政權成立後只有封君叛亂而沒有農民戰爭；劉秀政權成立後卻只有農民戰爭而沒有封君叛亂。平民軍事政權與豪族軍事政權是這樣不同的。平民軍事政權建立後數十年始有土地兼併，而豪族軍事政權方才成立，土地已經不均。廿二史劄記卷四：

光武本紀：建武十六年，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擊，所在殺

害長吏，討之則解散，去又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案是時天下初定，民方去亂離而就平安，豈肯又生變亂？此必有激成其禍者。而本紀全不著其根由。但上文有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則是時民變，蓋因度田起釁也。案劉隆傳，天下戶口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建武十五年，有詔覈檢，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優勢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帝見陳留吏牘有云：「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怒，不得其故。時明帝年十二，在側，曰：「河南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帝更詰吏，吏對果如明帝所言。於是遣謁者考實，具如姦狀，守吏十餘人皆死。據此則十六年之民變，必因十五年之檢覈戶口田畝不均而起釁也。

豪族政權！豪族政權本來是絞榨農民的。這一段考證恰證明劉秀的官僚組織編袒豪族，受豪族的左右。

再建豪族統治的，劉秀而後，便是三國。魏、吳、蜀是從黃巾暴動之中突起的國家。黃巾已經把後漢豪族政權破滅了。豪族如袁紹、袁術、劉表、韓馥……都想從叛亂中據地自保。曹、孫、劉三氏乃獨能併吞據地自保的豪族而建立國家於中原、江南、及蜀。所以由三國歸併而成的晉，透骨的表现豪族的優勢。士族、門第、與農民相對立，包辦官僚系統。這不是偶然成立的。從後漢起，已經是純粹的士大夫統治了。

最有興趣的史料，是平民集團雖憎恨豪族，卻仍替豪族做工具，再建士大夫的統治。

劉裕的軍事集團，本是平民的集團。劉裕共起事業的是劉毅。他們都有游民的氣味，桓玄說道：

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宋書卷一）

他們也有摧抑豪族的意識。宋書載：

晉自中興以來，治綱大弛，權門并兼，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公（劉裕）既作輔，大示軌則，豪強肅然，遠近知禁。（卷二）

又載宋開國臣劉穆之對豪族的態度：

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

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卷四十二）

並且，劉宋不信任豪族執政。

宋武帝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能無所寄，於是戴法興、巢尚之等皆委任隆重。（廿二史劄記卷八）

然而劉宋卻不能廢除士族。不獨不能廢除士族，劉裕的兒子受士族薰染以後，反叫他做田舍翁。（宋書卷三）這是爲什麼呢？

劉裕的政權與曹操相同，是從鎮壓農民戰爭而建立的。孫恩之亂，已撼搖

晉代的士族統治，劉裕以苦戰惡鬥，破滅孫恩，則晉代政權當然轉移於劉裕，

而劉裕也當然替孫恩所撼搖的士族統治出了力。社會的兩端，一爲豪族，一爲農民；破豪族必藉力於農民，破農民必歸成於豪族。事情本來是這樣的。試看宋代的士族有多麼高的地位。宋代大臣王弘疏，說道：

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宋書卷四十二）

且士族的法律上特殊待遇，還是宋代所規定的。即如同伍犯法之律，分別士庶而殊異其適用，便是宋代的事情。宋衰而後，士庶差別才漸次混淆。這是劉裕的平民軍事集團對士族的功績。

g 三種變更之同一結果

此後中國社會的大變更大抵追隨上述三種先例，——除了游牧部落侵略以外。再抽象的說，中國前代的革命，大抵經由下列三種過程，而大抵總得到同一的結果：

1. 無產游民及農民構成龐大的軍事集團，向商人地主政權爭鬥。此軍事集

團之本身取得政權。然而牠不是以無產階級與農民而取得政權，卻是以剝削支配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勢力而取得政權。因之，牠不能廢止階級剝削，不能破滅土地兼併及商人資本與奴隸制度，反保持並擴大這些制度。

2. 無產者及農民蜂起革命。士大夫階級及附於士大夫階級的游民於舊來商人地主統治因此而崩潰之際，為保持本階級的財產，為再建本階級的統治，而向於無產者及農民爭鬥。他們戰勝了無產階級與農民之後，當然以商人地主統治之再建為結果。

3. 空想的士大夫藉用舊來的官僚組織，或取得舊來的官僚組織，想以此改革社會。然而官僚組織本身便是一個龐大的剝削組織。運用或取得或再建官僚組織，以改革社會，當然只有加重對農民的剝削的結果。因之，社會改革不能加實惠於農民，卻引起農民的暴動。

因此中國前代之革命常終於使英雄從平民變作帝王，使新貴代替舊貴，使

新剝削重疊於舊剝削之上。中國前代之革命過程中，游民無產者常出賣其相等的階級，——無產者與農民。中國前代之革命過程中，常使鎮壓革命者獲得漁人之利。

h 農民戰爭之特點

由前所述，前三種變更或由無產者農民發動，或引起無產者農民的蜂起。無產者及農民戰爭在中國史上是頻頻爆發的。這種戰爭在歷史上叫做妖賊、叫做盜賊、叫做流寇。而須注意的，是無產者農民戰爭常帶宗教的性質，為儒家士大夫所指斥為異端。尤須注意的是自士大夫階級發揚孔子學說，使成為統治階級的支配的思想以後，農民才開始把中國的傳統迷信匯合為一個宗教，以與孔子思想相抗爭。

地主階級在前漢雖有盛大的發達，卻先格於封君，後格於宮廷集權的小吏外戚宦官政治，未能取得國權。自劉秀以其地主集團因反抗王田制度而起握政

治權力以後，後漢一代，士大夫階級取得國家的官僚組織，同時擴大其在社會上優越的支配的地位。名門大族操縱選舉，武斷鄉曲，互相標榜，互相援引。其入官者固代表地主階級以統治農民，其未入官者，在中央與地方各能夠左右政治。孔子思想的作品如春秋，早有法律的效力。孔子思想的規準，持有社會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要反抗地主階級剝削，必然先反抗地主階級的教條。農民戰爭因此取宗教戰爭的形式。在後漢之末期，

妖賊大起：三輔有駱耀、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衡。駱耀爲太平道、張衡爲五斗米道。

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

張魯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傳亭；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者鬼道輒病之。(一)

(一)後漢書皇甫嵩傳，三國志魏志叢魯傳。

反抗晉代豪族士大夫統治的孫恩，也是五斗米道的教徒。

恩叔父泰，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射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泰死，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有衆數萬。(二)

(二)晉書孫恩傳。

士族衰於唐宋。唐宋以後是商業資本發達期。因商業資本發達，而農民戰爭漸多帶政治經濟鬥爭的性質。唐末的黃巢、宋末的李全，雖都有符命、神謠及民間迷信的傳說，而宗教性質究較淡薄。元代以喇嘛設教，而元末的農民便直接報答以宗教戰爭。

韓林兒，其先世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年。林兒父山童，鼓妖言謂天下當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間愚民多信之。潁州人劉福通與其黨復言山童宋徽宗八世孫，當主中國。乃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謀起兵，以紅巾爲號。

徐壽輝，業販布。元末盜起，袁州僧瑩玉以妖術與麻城鄒普勝聚衆爲亂，用紅巾爲號。奇壽輝狀貌，遂推爲王。(三)

(三)明史卷一百二十二，及一百二十三。

i 民族革命的方式

由韓林兒及僧瑩玉的宗教的蜂起，我們又可以知道中國的民族革命，即前述第四種變更，並沒有特異的性質。

中國民族革命，有兩種方式，其一是士大夫階級的民族運動，即劉秀的方式；其二是無產者農民的民族運動，即張角孫恩的方式。所以民族革命仍以地

主階級運動及農民戰爭爲內容，更沒有特殊之點。現在把兩種方式分述於下。

(一) 士大夫階級的民族運動，以東晉的建國爲最好的實例。

在西晉時期，移入國境的游牧部落，如匈奴等，既喪失畜牧，又不能從事農業。貧苦的生活驅使他們向肥沃的中原及繁榮的都市，以流民流寇的形式而長驅。而所謂「五胡亂華」，其實是無產平民的戰鬥。

在這種騷亂之中，地主豪商與王莽時代強宗右族相同，各爲保護土地財產及流通財富計，聚衆保營。在江南，豪族如王導、王敦便扶立湘東王爲帝。而江北則聚衆保營的行主或塢主，紛紛接受朝命。例如：

郗鑒分其所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爲行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元帝承制假鑒龍驤將軍，袁州刺史。

京師大亂，祖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

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遜爲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爲徐州刺史。

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李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爲塢主。東屯滎陽。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

洛陽陷，魏浚屯於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修軍器。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

永嘉之亂，郭默率遺衆自爲塢主。流人依附者漸衆。劉琨加默河內太守。(一)

(一) 晉書各人本傳

這恰如後漢起來之初的現象。因此便可知東晉的運動，形式好像是民族運動，而實質卻不外豪族對於平民蜂起而掙扎，想從餘燼之中再建豪族統治。果然以門第望族爲基礎的統治建設在江南了。在偏安的東晉，地望之尊嚴實令人

驚異，而探原索始，卻是這樣再建起來的。

(二)無產者農民的民族運動，實例最好的元末的變亂。

元末的民族革命，發動於無產者及農民。如朱元璋、徐壽輝、陳友諒、明玉珍，都是韓林兒僧瑩玉的部下。如張士誠

以操舟運鹽爲業，緣私作姦利，頗輕財好施得輩心。常鬻鹽諸富家，富家多陵侮之，或負其值不酬。而弓手邱義，尤窘辱士誠甚。士誠忿，即率諸弟及壯士殺義，并滅諸富家，縱火焚其居，入旁郡場，招少年起兵。鹽丁方苦重役，遂共推爲主。(二)

(二)明史卷一百二十四。

如方國珍也是販私鹽的。徐達爲農民。常遇春爲盜。這種平民蜂起的時候，豪商地主照例是聚衆保營的。例如：

康茂才通經史大義。元末寇亂陷蘄，結義兵保鄉里。

吳復、元末，聚衆保鄉里。

王弼、初結鄉里，依三臺山樹柵自保，

胡深、通經史百家之學，元末兵亂，乃集里中子弟自保。

曹良臣、潁寇起，聚鄉里築堡自固。(三)

(三)明史各本傳。

這些豪族地主自然與後漢之初一樣，要找一個「長者」來歸附，以圖再建地主豪商階級政權。他們找不着真「長者」，卻找着一個變質的游民。他們受朱元璋的招撫。朱元璋爲什麼能夠招撫他們呢？他改變游民無產者的性質，保護私有制度，所以能夠招撫這種聚衆保營的豪族。他一方面不擄掠子女玉帛。

太祖常從容詢天下大計。馮國用曰：「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太祖大悅。(四)

(四)明史馮勝傳。

他方面又搜求士人階級以自輔。

及太祖下金陵、定括蒼，聞劉基及宋濂等名，以幣聘。基未應，總制孫炎再致書固邀之。基始出。

陳遇、學者稱爲靜誠先生。太祖渡江，以奏從龍薦，發書聘之，引伊呂諸葛爲喻。

陶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太祖召與語。安進曰：「海內鼎沸，豪傑並爭，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應天順人以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五) 明史各本傳。

由此可見從無產者農民革命轉變爲士大夫階級政權的過程，是改白蓮教而崇儒術，棄劫掠而尊私有。換句話說，無產者農民所造成的軍事集團不以無產者農民而成功，乃以對無產者農民的支配剝削者而成功。明代的興起是張角孫

恩式的運動，而其成功却是劉邦式的成功。這是最有興味的歷史資料，也是最有生氣的直接變質了。

二 資本主義時期之革命

a 此時期革命之特徵

中國前代之革命，皆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之性質。其主要的徵象是革命集團直接變質為反革命的工具。換句話說，革命首領集團雖底於成功，却不是以無產者農民而成功，乃是以對於無產者農民的支配剝削者而成功。

自太平天國以後之革命，則與此不同。此後之革命，雖微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的性質，而革命之發展，顯然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發展過程相符合。其主要的徵象是革命集團不隨革命發展而完全變質，卻在革命衰落之際，別為反革命勢力所乘，而歸於消沉與分裂。

b 社會之轉變

若求此時期革命之特徵，有怎樣的原因和性質，必須認識中國社會自與列強資本主義接觸以後，發生了什麼變化。

自宋以後，中國的國際貿易便已發達。國際貿易的發達，增加中國商業資本的勢力，因此又增加中國貨幣經濟的重要性。商業資本發達，只促進農村的破壞，却没有像歐洲的商業革命那樣，引起生產方法的轉變。雖在商業資本發達以後，中國的生產仍然是手工勞動的小生產。

貨幣經濟的發達，只有一個漸進發生的結果，這便是商工業奴隸制度的衰頹。自清初以後，家事奴隸雖仍存在，而自由勞動者却逐漸代替了商工業奴隸。這在都市，是由於游民無產者更大量的增加，經營工商業者與其買得固定數量的奴隸，而自負固定的給養義務，不如雇用那有餓死的自由的自由民，反可以隨產業範圍的伸縮而任意加招或解雇。這在鄉村，是由於佃農的增加，買

用奴隸以從事耕種反不如把土地批給佃農，其收入數較爲確定。

奴隸解放得多了，游民無產者更增加得多了。手工勞動價格賤了，技術的改良更不必要了。資本蓄積與生產集中，和從前一樣，仍然是成反比例的。資本愈加蓄積，生產愈爲分散和衰退。

分散的獨立的小生產者，是工業先進國廉價商品的好顧客。因中國商業資本蓄積而繼續存在的無產大衆，是外國工業資本的好工具。大量自由勞動者沒有爲中國造成工業資本主義以前，却爲外國既已存在的工業資本家增加剝削的對象。外國廉價商品及工業資本的侵入，乃使中國工業資本終竟失却發達的機會。於是在大都市，雖有工業化的象徵，却只是受外國工業的統制，形成隸屬的幼稚無力的工業資本主義。反之在農村則只是繼續並擴大從前在商業資本操縱下的破壞過程。

中國的工業不能發達，商業卻有畸形的發達。典當、錢莊、銀行匯集了這

發達中的商業資本，構成大量的金融資本，而與外國銀行所匯集的金融資本金合流。

因此，中國的社會便轉變為金融資本支配下的小生產社會。(二)

(一)關於中國社會之轉變，參看拙著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一書（新生命書局出版）
中國封建

社會史一（南強書局出版）。

c 太平天國之革命

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一個農民革命。這個農民革命與前代的農民運動相同，帶有身分鬥爭與宗教鬥爭的性質。

太平運動與胡西運動相似，有大量的都市無產者參加。太平運動是歷年來會黨運動深入農民的結果。這時候，中國的都市無產者還沒有脫却古代無產階級的性質，所以與胡西運動中的塔波爾派切近相類。

論太平運動的人常以宗教迷信為其失敗原因。這是不對的。太平天國如果

放棄其基督教迷信而改宗儒教，則太平運動雖可成功，却與朱元璋的革命走上
一條軌道，——以對農民無產者的支配剝削勢力而成功。太平天國崇拜基督
教，正由於其構成者是無產者與農民，我們如果了解原始基督教的性質，如果
認識原始基督教的教義和組織，我們便可以知道基督教所以成爲太平運動指導
原則的理由。原始基督教是貧賤的無產者的宗教。原始基督教會是憎恨富人的
消費共產團體。這個團體是對於富人戰鬥的集團。太平天國的性質、教義和組
織，是不是與此相同呢？

地主豪商階級在中國有其特有的宗教。這便是儒教。(二) 反對地主豪商階
級的，首先必反對儒教，而自成「異端」。中國歷史上的「異端」是一向存在，
而存在於農民及無產者之間。每到經濟破壞政治解紐的時期，「異端」必然崛
起。太平天國是對於儒教的異端，是反對儒教的。反對儒教，就是說反對私有
制度即地主豪商的剝削。這不是偶然的。

(一)參看拙著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孔子學說之發展」。

中國沒有集中的生產。所以基督教的消費共產主義爲太平天國所實施。所謂：

天下之田，天下之人同耕之。

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使地無不均勻，使人無不飽暖。

這不是消費的共產主義是什麼？這種主義當然與儒教不能相容。實施這種主義，當然要反對儒教。當然便是「異端」。太平天國的男女差別之廢止，娼妓妾制之廢止，纏足制度之廢止，都是「異端」！都成罪惡！太平天國的「罪惡」當然引起儒家士大夫階級的反對。要吸收儒家士大夫階級，那只有改變無產者農民集團的本質，首先保護私有制度，其次保護宗法制度。

太平天國不失敗於原始基督教的放棄，而失敗於士大夫階級外來的打擊，這是太平運動與現代革命相同之點，是中國歷史上嶄新的事實之開端。中國前

代之革命，雖開始於農民無產者的異端，而歸結於士大夫階級的勝利，即儒教的勝利。依韓林兒的「邪教」而起事的朱元璋竟變質爲士大夫首領以成功。然而太平天國卻不如此。稻葉君山清朝全史載：

據長沙人言，洪天王困長沙時，有一人布衣單履，與天王論攻守建國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後湘人欲縛此獻策者，因不知其姓名，其事遂寢。然考清末刊行之書，有曰「支那」者，以爲此人卽左宗棠也；且勸洪天王棄天主教，專崇儒教。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說或不一誣也。(一)

(二)但燕譯本，九九至一百頁。

洪天王不放棄其原始的消費的共產主義，因此不放棄基督教，因此不變更無產者農民革命爲士大夫階級的統治。所以太平天國的失敗，不由於放棄主張，而由於士大夫階級的打擊。試看士大夫階級的檄文，尤可以窺透此中的消

息：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敍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唯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謂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而不思一爲之所也？

原來中國的社會基礎是農耕以納賦，商自賈以取息，其上層構造便是孔子之經。凡反對農納賦而商取息，因此遂反對孔子之經的運動，當然是名教之奇變。然而洪天王始終不改變其主張。所以痛遭士大夫階級的攻擊。

然而原始基督教會這消費的共產團體，在歐洲曾產生僧侶官僚以剝削無產者與農民。太平天國也不能自免於此例。太平天國取得南京以後，從前的朝氣已開始消沉。天王以及楊秀清、韋昌輝和天王的諸弟，莫不窮奢極欲。而天王與東王北王等內鬩又極猛烈。從原始基督教會變為羅馬教會，從廣西農民軍變到天京的窮奢極欲，這是同一法則的反覆運用。

一方面革命集團漸漸腐化，他方面士大夫階級所代表的地主豪商與外國資本相結合以進攻。士大夫指斥太平天國以為「竊外夷之緒」，自己卻也「竊外夷之緒」來打擊天國。一八五八年滿清與英國間的天津條約成立。滿清政府許英人參預海關，享有子口半稅特權，確認英人的領事裁判權及最惠國待遇。因此，

英國既立此約，則太平軍之存在當然於英國無益，以其於長江上游之商業有礙也。額爾金至漢口時，視太平軍直同盜賊土匪；且其阻礙英人自

由履行天津條約之行為，更爲英人所惡。（白朗因太平革命記）

所謂常勝軍，以華爾、白齊文、戈登爲領袖，便是爲了保障反革命政府所讓與的各種特權而動員的。於是太平天國在士大夫階級與帝國主義聯合陣營之前破滅了。

d 辛亥革命

太平天國失敗後二年，中國國民黨總理 孫先生生於廣東。

漢族士大夫階級既依賴列強的勢力以再建地主豪商的統治，則外交的辱國喪權，及內政的支配剝削，當然更甚於太平天國以前的滿清政府。一八九二年，孫先生創立興中會於澳門。鄭士良則結合會黨。自乙未廣州之役（一八九五年）至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凡二十七次之運動，可分爲兩大類。其一爲恐怖主義即知識分子之暗殺行爲；其二爲羣衆蜂起即以會黨爲中心之羣衆暴動。以言集團的性質，則爲反對士大夫階級的革命的平民集團。試看孫先生

的自述：

乙酉以後，予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惟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雖時代湮遠，幾於數典忘祖，然苟與之言，猶較縉紳爲易入。故予先從連絡會黨入手。甲午以後，赴檀島美州，糾合華僑，創立興中會。此爲以革命主義立黨之始。然同志猶不過數十人耳。迄於庚子，以同志之努力，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始并合於興中會。會員稍稍衆，然士林中人爲數猶寥寥焉。庚子以後，滿清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士大夫憂時感憤，負笈於歐美日本者日衆，而內地變法自強之潮流遂澎湃而不可遏。於是士林中人昔以革命爲大逆不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知動念矣。及乎乙己，余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予於是揭發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爲號召，而中國同

盟會於以成立。及重至日本東京，則留學生之加盟者，除甘肅一省未有留學生外，十七省皆與焉。自是以後，中國同盟會遂爲中國革命之中樞。

再看陸皓東的供詞：

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憑弔中原，荆榛滿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也。……無奈貪官污吏，劣紳腐儒，視顏鮮恥，甘心事仇。……要知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

由此可知與中會同盟會的性質。即如丁未廣州之役，參加者大半是汕頭及沿江素被壓迫之客民。庚子惠州之役，則以農民爲主力。騷動的農民在各國均被稱爲匪盜。惠州之役亦清廷官吏所指爲「稔山會匪」、「煙墩會匪」、「洋盜鹽梟」者是，換句話說，即農民是。壬寅廣州之役，其主力爲內地及北江一帶

的洪門，即太平天國殘餘，換句話說，也是無產者與農民團體。甲辰長沙之役，其主力也是農民，清廷官吏指為票匪。丙午萍鄉劉陽醴陵之役，在萍鄉以礦工為中堅，在瀏陽以會黨為中堅，可以說是真正的無產者農民集體。丁未黃岡之役，為中心者是三合會。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亦以會黨為主。丁未防城之役，起於抗拒糖捐的欽州農民及迫於米貴之廉州農民。丁未鎮南關之役發於廣西游勇。而欽廉農民屢次暴發。

綜觀與中會同盟會的組織與行動，我們可以說辛亥革命是由無產者與農民爆發，而由華僑與新知識分子協助的反士大夫階級政權的革命。

如果我們知道太平天國以後的滿清政府，是再建地主豪商階級統治的漢族士大夫政府，我們便可以說明辛亥革命何以有袁世凱執權的結果。滿人貴族是無力的。漢族士大夫階級却與無產者農民的會黨運動不能相容。士大夫階級是必定要破壞這種革命的。

在革命爆發以後，常有「兩個世界的英雄」(Hero of the two worlds) 之出現。法國革命中的辣斐德 (Lafayette)，便是一個好例。中間階級雖要求剷除封建殘餘，却不願澈底剷除封建殘餘。所以中間階級的將軍要求打擊王室，却不願過度打擊王室。辣斐德是革命國會的軍事領袖，同時又是布崩王室的最後保壘。在辛亥革命時，中國的士大夫階級頗與此相類。漢族士大夫久想掌握政權，所以久想代替滿廷，到了這個時期却不願過度虐待滿廷了。換句話說，士大夫階級希望革命勝利，却不願革命澈底的勝利。革命澈底的勝利，便是反士大夫階級的無產者農民勝利了。於是同盟會內的士大夫與滿廷官僚相呼應，以終止革命。孫先生所最痛心的「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口號，便是他們終止革命的口號。

這時候，只有孫先生固執平民革命的主張，於辛亥革命以後，一意主張實行民生主義。最明顯的是民國元年四月，解除臨時總統後，在同盟會會員餞

別會的演說。孫先生說道：

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惟有民生主義尙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卽在此事。

又在上海同盟會機關演說時道：

本會之民族主義爲對於外人維持吾國民之獨立。民權主義爲排除少數人壟斷政治之弊害。民生主義則排斥少數資本家，使人民共享生產上之自由。故民生主義者卽國家社會主義也。前二者，吾同志旣已灑幾許熱血而獲今日之成功。則今後更宜極其心思，盡其能力，以達最後之目的。

此則予之所望於同志諸君者也。

但是，革命失敗了。依革命失敗後的公例，革命黨也墮落分裂。辛亥後的情形是這樣的：

自武漢起義，各省響應，官僚政府倡「革命軍興，革命黨消」之說。南

政府成立，以同盟會由祕密之革命黨改爲公開之政黨。時以革命成功之黨，內而政府，外而都督，大都皆黨員所居。熱心革命者，固羣焉趨之；而慕勢爭權者尤欲捷足先登。黨員量數驟然大增，而舊日黨員反有以革命成功，忽然遠引；復有以政見不合，而別有所組織。且以成功之後，黨員中難免流於驕縱，招嫉妬者以反對。及後合數黨以成之共和黨，幾以對抗同盟會爲唯一之職志。及總理退位，南京留守府取消，唐內閣辭職，北京臨時參議院之初期，共和黨之勢在院內與同盟會之勢相等，復甘爲袁世凱所利用。加以統一共和黨在院內得有二十餘議席，往往依附共和黨；而同盟會在院內之主張常爲所阨。宋教仁圖政治手腕制勝，五聯他黨爲合組大黨之計。同志多反對之。卒以爭臨時參議院席之故，且以政黨內閣相號召，幾經號召，終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合併改組爲國民黨。同盟會黨員聞之，多有痛

哭者。(一)

(一)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一〇五至一〇六頁。

二次革命失敗以後，黨內尤加破碎。此時的黨員，

談及將來事業，意見紛歧；或緘口不談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種種灰心互相詬誶。二十年來之革命精神與革命團體，幾於一蹶不振。(二)

(二) 中華革命黨宣言。

由上述觀之，帝亥革命頗帶現代革命的性質。第一，推進革命的是無產者農民。第二，革命發展到最高點時，士大夫階級開始反攻。第三，革命陣營破裂，爲士大夫階級所乘，以終止革命。第四，革命失敗後，革命黨也歸於墮落及分裂，而無產者農民只有各爬回到他們的茅蕪底下，靜候再起的機會。

至於革命黨易於腐化，且竟有與反革命勢力合流，以回改革命黨，又或因革命得勢而自變其素來的主張，以求適應反革命政權，這乃是辛亥革命之中尙

含有前代革命的因子。這樣的，一方面革命黨的一部分直接變質爲反革命，他方面又爲反革命所乘，於是辛亥革命失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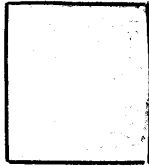
革命論之基礎知識 全一冊 實價四角

著者 陶希聖

發行處 新生命書局

上海法租界霞飛路霞飛坊十九號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寶善里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印刷所 明星印刷廠

上海麥根路七二五號

民國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9343B

